

第廿一集

丙寅年
三月初版

天
津 敬慎醫室出版

竹園叢話

花廬題

竹園叢話第一集至第二十一集 全出版了

又再版第一二三集 亦出版了 材料豐富

印刷精良 欲知寄售處 請看

後頁書皮之裏面

(每本大銀幣貳角五分。同集十本九折。同集五十本八折。外埠每本加郵費二分半。)

(第二十二集 正在印刷中)



3 0544 5278 8

078
181.5
二

竹

圖

最

話

林序

閱古今興亡環輿大勢。於其理亂禍福之常。皆燦然於胸中。運天下而致之指掌。陶之以禮樂。淑之以詩書。然後足跡徧名山大川。觀其峯迴波起雲烟萬狀。以極其變。禮當世之奇人傑士碩德名賢。與夫酒徒劍客隱士高僧。下至屠沽星日。游俠者。輿走者。皆披肝膽而與之交。大則經綸宇合。細則一醫一卜一詩一畫。能專一業而名家。餘亦可以言其所以然。所積既厚。鬱鬱而無所發。不得已則偶焉發之於文。故其言皆有物也。翰與丁君交。二十年矣。每讀丁君之文。而察其所以言者。以爲丁君之言。則誠有物之言也。昔者嘗疑古今之爲言者。振其筆。直其書。據陳胸臆。嘵嘵焉。痛哭流涕以向人。而視者無覩。聽者無聞也。不售則直者曲之。法者巽之。婉諷焉。微言焉。冀閱者或不吾厭。而世之無覩無聞也自若。猶不售。則不惜變莊而諧。變正而譎。乃至傳粉通衢。下儕於俳優。以爲吾言宜若可售矣。而世之藐藐如故也。當是時也。

A212685

竹

出原賈誼之流。以不可忍而自沈。李暉守之。莊周放焉。故盜聖哲。折斗衡。齊萬物。一死生。王通鬼谷。守不堅而放不達。是以又顧而之他。或憤焉。故鮑焦結舌。卒乃投海。而許衡朱舜水。其心苦矣。亦變之極也。獨孔子栖栖一生。終老而不易其常。舉世非之。友朋笑之。乃至門弟子疑之。卒不變。何求於世。若是其不自惜也。今觀竹園叢話之一集二集乃至無數集。嗚呼。吾知之矣。人有誤於藥餌者。庸醫環之。若曰參。則參。而亡陰矣。若曰苓。則苓。而瀉厥矣。於此有良醫焉。警之曰。勿然。吾有方。服之奇效。病者不之顧。而言參言苓者乃更沸。良醫曰。安有問。則人之自速其死。而不一言者。若服吾方。不效則償。若此醫亦甚不自惜矣。而病者之惑於參者苓者。乃自若。斯時爲良醫者。方恨不得執其口而灌之。又烏得以自惜故。而不更匍匐牽衣垂涕泣而言之乎。竹園良醫也。翰不文。無以序竹園。乃不自揣。斧於班門。而與竹園言醫。並以慰天下之不自惜而爲言者。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墨青林兆翰敬序

竹

園

叢

話

韓序

立言的人。最不幸是過幾年後。把從前所謂鯁鯁過慮的話。一一都成爲事實。竹園叢話。多半是丁君十幾年前的話。在丁君說話的時候。大家未嘗不以爲是鯁鯁過慮。到如今不幸十九都成爲事實了。然而到底是誰的不幸呢。我願丁君以後多多說話。可望大家注意了。想到法子以後不要教他的話說着了。再過幾年。集印第二集第四五集的時候。把所說的話。再從頭看看。凡是關於鯁鯁過慮一類的話。都算瞎操心。別像這一集二集。樣樣都不幸而中。那就好了。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

韓梯雲（補菴）敬序

韓序

竹園叢話。出到第四集。林先生的序。把我們好搬弄「之乎者也」的人。擡了個很高。我可不那樣說。好說話的人。有時墨乾筆禿。連飯都顧不得喫。還和之乎者也不開交。把家人都膩煩了。他們說你東塗西抹多

竹

半輩子。挨罵得罪人。說的話可有誰聽你的。到底爲什麼。學作文章的精神。幹什麼喫不得飯。必得幹這個。我說這亦是癮。而且覺着我的話還是「非說不可」。何嘗不知道說了亦沒人聽。而且討厭。但是有時彷彿看見有許多走錯路的。走險路的。走盡頭路的。天陰月黑。風雨將來。蒙頭瞎走。又沒燈火。眼看他不得了。這些人都和我有關係。便沒關係。我明明看見。那能忍心不招呼一聲。告訴他走的路不對。要是親戚朋友。便是被髮纓冠。亦是分所應當。聽不聽全在他。招呼一聲可是我的義務。至於討厭不討厭。更不管他。竹園叢話第三集出版。我胡亂序了幾句。說丁君的話。以後願他都算瞎操心。什麼是瞎操心。比方那些走錯路的。走險路的。走盡頭路的。聽了竹園的話。都回過頭來。轉到平平坦坦的大路上。從此沒一點危險。竹園豈不成了瞎操心嗎。我的學問。不敢比竹園。可是我們都好瞎操心。而且不怕挨罵得罪人。是一樣自信。我的話雖不足以序竹園的文。味兒總是對的。竹園以爲如何。林先生以爲如何。讀竹園文的諸公以爲如何。

叢

園

話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補菴韓梯雲敬序

張序

蓋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蓋君子生於時。至以空言見志。抑亦微矣。雖然。處此混濁齷齪之世。不能以吾之懷抱。實行其達則兼善之義。而同流合污。仙仙俱俱。以博一官受一職。遂將其胸中磅礴有爲之氣。泯然澌滅。不亦有愧於吾之本來面目乎。戚誼丁君子良。經濟才也。隱於醫。日活人無算。殆范文正不爲良相必爲良醫之旨趣乎。顧目擊時艱。而有觸於心。輒發爲言論。垂三十載矣。緣於清季光緒三十三年八月。組織竹園白話報。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冀以空言救國。其體有文有語。有莊有諧。而危言詭論。殊途同歸。要不外乎監督政府。指導社會爲天職。會以喪其長子。心緒惡劣。遽以停版。聞者惜之。數年來。已絕口不談時事矣。茲擬哀集舊稿。重刊問世。殆孔子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不然。胡強聒不舍若是乎。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

濁。邦人諸友。其鑒於丁君之志。有奮袂而起者乎。非閭里之幸。乃家國之幸也。然則謂丁君立言也可。即謂丁君立德立功也。亦無不可。是爲叙。

民國十有一年六月天津張際和紹山甫謹撰

劉序

傳有之。言爲心聲。心諳人情。出言則不外人情。心通世故。發言則洞明世故。一言一語。足以見心中之底蘊。蓋經濟出自學問。而德性蔚爲文章。擅長文藝。必器識居先。而言語亦與德行並重。非有雄才卓識。不能發出經世之名言。救時之讜論。吾三十年來之老友丁君子良。學識兼全人也。賦性和藹。立志高尚。不爲良相。乃爲良醫。施治於顛連困苦。賜診於親戚知交。疏財好義。令人欽佩深之。憶當年目擊時艱。組織竹園白話報。本憂世憂民之苦心。以闡發公理。持論正大。規諫政府。易文詞而爲語體。樸實說理。開導人心。冀挽回風氣於萬一。悚論危言。久爲社會所歡迎。停版距今。已十餘載。而先生之瘡疫論。說疫。治

竹

園

叢

話

痼。各有專書。著作精詳。已膾炙人口。先生以爲隱於醫以終身。而置理亂於不聞。適友人某君。獨惋惜深之。乃勸先生搜羅舊作。以牖斯民。先生聞之。救世之初衷。怦怦然。勃勃然。於是乎復動矣。遂哀集前稿。撮成叢編。或分贈戚友。以公同好。或廉價出售。聊補工資。以期盡人披覽。差堪補救於一時。殆所謂警世之木鐸也。吾願天下之覽斯編者。觸目興懷。可想見丁君生平之爲人。達人情。通世故。洵不愧爲才全識遠之儒醫。才識無所表見。區區於斯編求之。猶其末焉者耳。丁君乎。大有心人也。吾久不爲文。勉贅數語。以誌景慕云爾。

民國十二年十一月津門劉成麟趾雲氏謹識

王序

我讀了竹園先生（叢話一三四集）以後

竹園先生。爲時下白話名家。當年所發行的竹園白話報。及民興報天津白話報裏邊。先生的著作。真是不少。先生的文字。真可謂家喻戶曉

竹

婦孺皆知。於國家應興應革。矯正社會風俗諸問題。言之尤爲綦詳。我是傾心拜倒。

圖

在那個時候。我總想先生的著述。幾時能夠出了單行本。永久存留纔好。因爲新聞紙是隨手卽擲。不能保存的。不想現在果然實現了。我讀過了以後。獲益非淺。想與我表同情的。更不知凡幾。

竊

先生又是著名儒醫。故於醫藥衛生等。論之有益人生。故所言乃非一般會幾段湯頭歌。卽欲問世的俗醫們所可夢見。

先生的少君叔度。與我是同學。故時聆先生的教益。先生的性情。是瞭然可欽。所談的偉論。皆是金石之言。我家裏的大人小孩有病。皆是先生診治。無不奏效。

話

以上所言。拉拉雜雜。鄙俚不文。又不合白話文體裁。是因第五集行將出版。冒昧撰此。以誌欽仰。

劉序

竹
丁子良先生同我的文字因緣。關係最深。我在天津大公報主筆的時候。我自己差不多每天要作一篇文言論說。一篇白話演說。非常之累。幸得子良先生常寄演說稿。可以替我分勞。我心裏極其感激。後來我辦商報的時候。子良先生又常給商報寄稿。我辦民興報的時候。子良先生又常給民興報寄稿。我前後辦報十年的工夫。子良先生同我的關係。總沒斷絕。頂到我不辦報的時候。子良先生也因為家事失意。把作演說的高興打斷。這也算是子良先生同我文字上的一段奇妙因緣。在當時子良先生所發表的演說。很得社會的歡迎。因為他的演說。或莊或諧。入情入理。所以人人愛看。報紙的銷數。也因為有子良先生的演說。格外加增。就可以知道他的演說在當時的價值了。如今子良先生把從前所作的演說。輯成竹園叢話。分集出版。來信叫我作一篇序文。特於公餘之暇。草此一段。聊以塞責。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

劉孟揚識於磁縣公署

張序

竹園叢話。出到第九集。竹園先生。命其次公子叔度君。來囑我作序。我瞧了前些位先生的序。真把話說絕了。就如補菴先生所說的。內中有「明知是挨罵得罪人。因為我們是有關係的。可是還不能不說」幾句話。為此書序文。話說到如此。還有甚的可說。所以在叔度命題的時候。我便和叔度君說。無的說了。

但是竹園先生瞧得起我。來尋我作序。我果然真說不出一句話來。未免覺着過澁乾。不管他好歹。我且胡云幾句。

現在人們。最好弄點書籍。出版得名。又得利。這種習尚。海上鬧得最厲。天津近來亦染以成風。且不論他著者的真偽。但是我們要分別他的本體。不免要把他通身看過。纔可知道。可是真好的。不枉耗費一些精神。果然這種書是不好的。吾們看罷了。知他是不好的了。然而我們的精神亦算虛擲了。宛然不宛然。

我今日。因着看竹園叢話。生出一種辨書法來。今日說明這辨書法。可亦就算把竹園叢話的序交卸了。

看書不必把他通身看過。只能留神。頭裏幾篇序。便足以分別出來。大凡作書的目的。總分不過兩端。一求名利的。一求實是的。吾們瞧見一種書。序者是幾位現任官僚。或是幾位在野政客。又不然。是藉先勢而小有才的幾位浪蕩公子。不問便知他是求名求利的。吾們看見一種書。序者是黑糊糊的幾位半新半舊的頭腦。或是幾位不甚合時宜的老人物。不問便知他是一種熱誠國民的作品。我獨信現在的社會。大半數是綺羅縵外帶花

竹

絲葛的眼。(我亦要挨罵得罪人)。作書要沒有幾位闊老的題跋。恐怕虎不住人。虎不住那。那麼名利全無。所以要求名利。是必須要有幾位當道名角的文字。真正是愛退愛進的分子。是不圖名利的。是守身如玉的。是恥與當道往桓的。那麼爲序是不歡迎金銀帶脂粉氣的文字。不得已。便要找幾位半辛酸同臭味的老朋友。纂幾句官詞暗話。這全是他們中存外發而不自覺的話。今日教我說出。那麼看書想知他的好歹價值。還不必看他的開宗明義。只聽見他行首幾位序者。便可見一斑。

圖

竹園叢話幾位序者。我只與劉趾雲先生。不相識而外。餘者都是和我有翰墨緣的朋友。至於張先生紹山。更是我的業師。韓補齋先生。在文字交中。我亦暗事以師禮。我們不敢說是真正愛國。然而那些『國旗大魔術』。(扯着國旗尋大洋的。我通謂之國旗大魔術家)。我們是不會作的。至於專心經營那誤國害民的事。敢說我們是通通全不會作的。竹園出書的序文。單單的沒找一位大軍閥大政客清遺大官。偏是幾位老辛酸老頭腦。竹園之所以爲竹園。於此益見。是竹園不僅爲竹園獸中現狀。真是連我們幾位同臭味的人。『與有榮焉』。

話

有人說竹園出書。沒有軍閥政客的序文。只怕竹園是無門可入。是真不知現在的著作家。求人作序。磕東拜西。亦要了序來。果然他們要沒有請序的能力。那麼他那書。早就出版了。竹園爲書數十年。與顯宦中。豈能無幾位熟識的人。竹園是真不能請序麼。竹園叢話出版以來。閱者雖多。而真能道其書中之滋味者甚少。我序後。想可以釋羣疑。並慰竹園。

中華十三年。歲次甲子。菊花節前六日。張蓮溪謹序。

竹園叢話題詞

津沽名重卅餘年 業紹岐黃海外傳

西人就醫於君者胥應手效

提槩懷鉛從不倦醫

即作演說遍登津京各報

痛陳時政燭幾先

醫隱舌耕同此志

君業醫余窮儒皆求其在我者

無求何處不神仙袁子才句

滄海橫流今更甚

伊誰隻手

挽瀾狂今日民德墮落更甚

救國君真具熱腸

而今繪事饒清趣

邇來君惟以繪事自遣

一紙流傳萬戶歡 竹園名早播文壇

天下萬事當作達觀亂久必治理有固然

閉門著述謝交遊 至契能無片楮留

聞竹園叢話第一集後感觸久之率成七絕五章未免貽譏大雅

莫謂嘵嘵

辭太費 此編已早定千秋

姻愚弟鷺洲陳振家未是草

尤序

竹

園

叢

話

治亂興衰。理有固然。消長盈虛。數有一定。造時勢者爲英雄。挽狂瀾者稱志士。雖有英雄志士。不得其位。欲挽造而莫由。則其磅礴有爲之氣。鬱而待發。惟有閉戶著書。效道人之訓。不能補救於當時。亦可垂法於後世。天生竹園。不爲相而爲醫。余不爲竹園惜。爲天下蒼生惜也。大凡擾亂之世。民氣日趨於下。推原其故。由於憲敗政府。利欲薰心。公行賄賂。上行下效。習染成風。竟入鮑魚之肆。不復知其臭矣。我國亂機。伏於數十年前。上自慈禧。下至王公部院。督撫藩臬。道府州縣。以及六民。一動一靜。一言一事。無不利字爲先。誤國殃民。損人利己。孟子曰。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然猶畏人知也。迨至今時。明目張胆。肆無禁忌。惡習已深。大有不可挽救之勢。竹園著作。不下千百萬言。匪特婆心濟世。其十數年前論說。如犀照而龜卜。至今皆成事實。是竹園之經綸。可見一斑。使當軸諸公。有二三竹園。何患天下不大治哉。

竹

昔孔子嘆列國之紛爭。栖栖一代車輪馬跡幾遍列國。知其不可而爲之。不外救世二字。吾固不敢以竹園方孔子。其志則一。然孔子之道。當時以爲高遠難行。列國大夫忌之。隱士譏之。門弟子疑之。故成效非旦夕可觀。竹園之道。嬉笑盡屬文章。如白香山詩。盡人都解。各界仁人志士。讀竹園叢話者。不乏其人。有能奮袂而起。興一利。除一弊。或可補救於萬一。庶可慰竹園颯颯過慮之苦衷。余有厚望焉。想竹園更有厚望焉。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陰歷乙丑五月

尤澤(巨川)謹序

園

報

話

竹園叢話題詩

莽莽乾坤古至今

庸愚逐浪任浮沈

仁人獨具回天手

志士常存造世心

木鐸規時勞不怨

懷沙憂國意尤深

先生暮鼓晨鐘語

願共同胞作警箴

歧黃學術遍中原

道德何人似竹園

和緩名高誠媲美

竹

膏肓疾愈豈徒言

針砭壽世惟求慎

貧苦施方不憚煩

余性向無阿所好

先生醫介共推袁

晉袁宏字彥伯作北征賦內云感不絕於予心亦流風而獨寫桓宣武謂王珣曰當今不

得不以此舉推袁

允澤（滙東）巨川氏未是草

竹園叢話題詩

歧黃妙手名傳遠

一著發揮千萬言

書繪兼全爲自遣

茫茫人海幾竹園

雄獅猶自夢沉酣

他年據亂承平迹

振贈發聲語再三

姻愚姪馬有忠敬題

白叙

鄙人於前清光緒二十一年春。到津行醫。一條忽問。不覺已三十年矣。一事無成。徒傷老大。光陰易過。可不懼哉。至友某君。嘗謂余曰。何不將三十年來之演說稿。彙印成冊。權作小說閒書看。余笑曰。陳言腐語。在當年已令人作三日嘔。今再重印。豈不益討人厭耶。况投登各報之稿。不下千數百篇。多散佚無存。而竹園白話報之全底稿。於丁巳水災

話

錄

園

竹

時。悉被淹沒。雖欲重印。惜無底稿何。友曰。可以登報徵求之。迨登報後。而存有竹園報全稿者。僅同志老友王文元先生一人而已。可敬可感。王君印家魁。字文元。住本埠河東郭家莊。為東成居醬園之舖東。昔年做報出版時。王君屢獎愛之。天津之沿街貼報。任人觀覽。實王君創興者也。王君收存各報。皆裝釘成冊。獨竹園報。完全無缺。其為人。真誠樸直。磊落豪爽。君子人也。見報後。即以全份竹園報見贈。並將民興報等借抄。是余之陳言腐語。得以再延於世。儼如與故知作對面談者。皆王君之所賜也。感何極焉。竹園白話報無足重。可重在王君能代我保存十餘年而不缺。而鄙人奔忙勞碌三十年。所成就者。僅此幾百篇無補之空談。亦太可傷矣。噫。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青年人務必愛惜光陰。勤求實學。期成與世有用之人。幸勿效我之徒事空談。無裨實際也可。

中華民國共和十二年七月即陰歷癸亥年五月下旬

宛平丁國瑞子良甫（竹園）識於天津敬慎醫室

說明

一 是集共分兩類。一撰著。凡竹園自撰之稿皆錄之。一選錄。凡各報各書之有關時局。有益世道者。皆轉載之。仍存原著者之姓氏名號。

一 撰著內分數類。曰演說。曰寓言。曰諧談。曰衛生。曰雜俎。選錄則不分門類。亦不分次序。

一 各稿立言之時代不同。時局不同。著者當年下筆時。皆爲救時而發。閱者須體會發言時之局勢。故每段下。必註明某年某月稿。幸勿誤會爲趨時迎合。亦勿誤認爲前後矛盾。

一 搜集竹園演說各稿。不僅在竹園報一種。今所集者。除竹園報外。僅有半部民輿報。及不全之大公報。天津商報。北京正宗愛國報等。餘如天津直報。中外實報。登過竹園之稿尙多。惜無存報。故暫付闕如。一俟再徵求得底稿後。即爲繼續錄出。

一 是集不分文言白話。亦不分年代之前後。錯綜而見。期於醒目。

第一集至第二十集。業已出版。此爲第二十一集。第二十二集正在印刷中。以後隨集隨印。不拘定期。

一集末附介紹一篇。不過將有益之書籍。與貨真價實之商號工場。介紹於社會。非爲收廣告費也。

一竹園演說。文固不佳。但確保無抄襲之陋習。常見有某小報雜誌等。將竹園演說。改頭換面。據爲己作。請閱者細看出稿時之年月日。互相核對。自知孰真孰僞。

一光緒二十三年以後之竹園演說。皆散見於天津直報。中外實報。光緒二十八年以後。多散見於大公報。商報。北京正宗愛國報。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始組織竹園白話報。三十四年十月初一日第四百四號。改稱天津竹園報。竹園報停版後。演說多見於民衆報與天津白話報及京津各白話報。近年多投稿於社會教育星期報。略紀梗概。俾知來歷。

竹園叢話第二十一集目錄

撰著類

演說

中國最可惜之時機

清內奸議

官派足以亡國

無意識之可憐

變本加厲(一)

變本加厲(二)

思患預防

第二十一集 目錄

十一

十五

十八

二十一

二十四

二十七

竹	國	論	話
耐夫斯	入國問俗	今日不可談宗教	北京市面盛衰之原因
三十二	三十五	三十七	四十八
			對於天津電車殘害民命之平論
			工藝求進步之法
			女子當求學問
			長舌婦
			不懂交情
			勸勸苦國民
			敬勸清真教的苦教友
			七十九
			七十五
			七十二
			六十九
			六十六
			五十九
			四十八
			四十
			三十七
			三十五
			三十二

寓言

事非經過不知難

八十二

諧談

保身免病法

八十五

衛生

病後談

九十

雜俎

為北京時報正宗愛國報解紛
可恥哉中國之警察

九十八
一百零一

第二十一集 目錄

選錄

竹

嗚呼法

一百十五

消弭革命黨入策

一百十七

圖

法部主事呈請內閣代遞書

一百二十三

存社徵詩揭曉

一百二十五

左忠壯公事略

一百二十七

畫

一個學生的日記

一百三十四

娛樂問題

一百三十五

話

論中國革命黨之罪惡

一百三十六

撰
著

此
書
題

天津敬慎醫室丁子良診治簡章

內科 婦女科 小兒科

門診時日

每日早九點至十二點 「不論星期一三五 或二四六」 皆在法租界梨棧大安里五十五號

旁診所候診 「星期日 停門診」 午後照常出診

門診脈金

大銀圓一元 無力者六角五角均可 再無力者 仍可酌減 量方而為 悉聽尊便 凡素
通往來之親友 及附近街鄰 替不拘上例

出診時限

延診者 請開一詳細住址條 註明姓氏 或附一尊名片 或託一介紹人 務於上午十二
點以前在大安里掛號 「星期日在泰安里掛號」 並無號金 過午不候 凡初次延請 而
無介紹人者 脈金須先惠 「夜半延診者 不應」

出診脈金

總府內外附近 法 英 「營塘河內」 日本 意 各租界 第二特別區 (即舊奧租界)

老西開 老龍頭車站迤西 河北公園迤南 河北大二三馬路 東西鑿窪 南關下頭至

海光寺北 南開 以上皆大銀幣兩元二角

英租界營塘河外臨近河沿各莊里 第一特別區三義莊 河北公園迤北至新車站 河東陳

家溝子一帶 錦衣衛橋 北營門至大紅橋 雙廟街一帶 河北三馬路至五馬路 大王莊

第一特別區下瓦房 河東郭莊子 旺道莊 復興莊 英租界馬場道北首 趙家場 梁

家嘴 場院 南頭窰 河東水梯子 小關 獅子林 以上皆三元四角

法政學堂後津浦車站 西沽 隄頭 西頭芥園 皆六元六角

同院附診 照門診例

以上皆車資在內 並無他項花費

凡夙通往來之親友 與常年診治之家 以及大安里泰安里兩處附近之街鄰 皆不拘上例

通信處

(分診所)
(住宅)

天津法租界

梨棧大安里內五十五號
三十一號路泰安里三號

天津敬慎醫室謹啓

◎ 時疫聖藥 ◎

(性味) 甘辛微涼芳香

(功能) 無病時每日早晚服三次每次二節可免時疫之侵犯
因此露能宣暢正氣排除邪氣也如遇時疫傳染頭痛目赤身疫
發熱惡寒咽喉疼痛欬喘促齒痛耳痛瘟毒發頤口苦惡食胸
滿氣逆或小兒痘疹不出等症加倍服之或服一瓶若病重者可

太和甘露

連服二三瓶當日痊愈

(服法) 傾於茶杯內隔湯炖温或用開水兌冲均可有病者服後
覆被取微汗避風忌與他藥雜投

(定價) 每瓶大銀五角 每打大銀五圓

總批發處 天津法租界三十一號路 分售處 北門東國貨售品所南市民益
泰安里三號敬慎醫室 工廠 法租界梨棧文華書局

竹園叢話第二十一集

演說

中國最可惜之時機

竹園

(見中華民國二年(癸丑)六月初一日第
二千三百四十一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乘勢待時。皆是善用機會的意思。其中可又有個爲人爲己爲公爲私的分別。不可不把是非辨明。

事無大小。皆逃不開乘勢待時的原理。無論何時何地。皆有機會可乘。不過是粗心的人。不甚留心體會。或者被私心所蒙蔽。致使絕好的時機。當面錯過。想起來。實在的令人可惜。

那位說。你既說隨地隨時。皆有機會。怎麼又說乘勢待時呢。既是俯拾即是。就無所謂乘與待了。我說。不是那麼講。蓋天下萬事。皆有個反

竹

國

叢

話

正面。利於此的。或不利於彼。在此一方面。看著是個可乘的好時機。在彼一方面。或者就須不介意。遇到利國福民的好機會。不去作些利國福民的正事。偏把他看成陞官發財的好機會。一心要乘此陞官發財。在他個人身上設想。確是個絕好的機會。在全國大眾的身上一想。却成了一個極可惜的時機了。好時機。白白放過。就算可惜。可以作好事。偏用他去作壞事。尤爲可惜。我所以說。機會時時有。惟獨爲公爲私爲人爲己的辨別。萬不可不分明。

明月當空。萬籟俱寂。涼風徐來。花香撲面。這正是勞人休息。暑月納涼的好時機。(比連陰天。坐在個又漏又破的小屋裡強多了)。可就不是賊人奏技的好時機。(樑上君子。最喜歡黑陰天刮大風)。天下承平。四海一家。偃武修文。安居樂業。這正是賢士大夫。爲國家培養元氣的好時機。可就不是販賣軍裝的好時機。更不是獵取功名富貴的好時機。庫儲充盈。四民溫飽。家給人足。用度無缺。這正是推廣教育。修明禮教。整頓內政的好時機。可就不是指著大借外債拉繙發財的好時機。

竹

園

弄

話

敵國侵略。得寸思尺。外交官。爲虎作倀。狼狽爲奸。這正是漢奸賣國的好時機。可就不是國民死中求活發憤圖強的好時機。偶語棄市。道路以目。奸貪威張。國民氣短。這正是馬屁黨摧殘輿論攫掠金錢的好時機。可就不是報紙發揮輿論主持公道的好時機。

好時機。時時有。見仁見智。利用不同。中國自海禁一開。與歐美人交通互市。或以爲是中國由通商而貧弱。據我看。那正是中國富強的好時機。好時機。不善用。所以他纔轉禍爲禍了。中外通商之後。有幾個絕好的好時機。我們果然因勢利導。亦足可使中國獨據亞洲。雄視宇內了。可惜全都白白的錯過。致落到現在的棘地荆天。

前清咸豐年間。洪楊之亂。是強中國的一個好時機。放過去了。光緒初年。李合肥（即李鴻章）。鼎盛時代。是強中國的一個好時機。有機會。不善用。反致割越南。棄朝鮮。喪權失地。亦是把個好時機放過去了。甲午以後。直至戊戌。前清孝欽顯皇后。以絕頂之明哲。不能用康梁。求治反致釀亂。致埋伏下後來許多的導火綫。亦是把個極可惜的時機

竹

放過去了。庚子年義和團之亂。袁項城。正在山東。能獨見其大。不附和中央親貴。因是聲名大振。移節北洋。到北洋任後。勵精圖治。不遺餘力。可惜無洞見本源之良輔佐。以厚民生培國本引用賢良爲入手。而事事利權外溢。事事僅取皮毛。尾大不掉。難乎爲繼。致釀成今日之窮困。此又是極可惜的一個好時機了。迨至武昌起義。全國之耳目一新。掃除專制。滌蕩瑕穢。此更是根本上求生存立的一個好時機了。可惜用人行政。依樣葫蘆。名目改稱。事實加厲。把個全國的生死關頭。視同兒戲。觀之可悲可嘆。思之尤覺可痛可惜了。

圖

靈

話

怎麼說。洪楊之亂。是個絕好的時機呢。皆因前清道光年間。內政不修。民生凋敝。天下已竟是大亂了。彼時洪楊起義。確是救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可惜他們殘忍好殺。動不動。就講究屠城。洗村莊。玉石俱焚。雞犬不留。還點燃人油大蠟。（將犯罪者。週身繞以油布。倒豎起來。先從兩足燃起。燒得鬼哭狼嚎。燒死爲止）。此等慘無人道的惡劇。我就不能說他是革命的義師。卽以種族革命說。他們所殺的。其中多一半是

竹

漢種。若以此等爲義舉。那庚子年的義和團。殺害外國教士。並戮人家的小孩婦女。野蠻殘暴。難道說。亦算是正當行爲嗎。何況洪楊等。內訌爭權。意氣用事。把個強國的時機。反辦成了禍世的慘劇了。以世界大同。人道主義說。曾左袁胡彭李諸賢。勘平大亂。維持治安。總算是有功於人類。雖說是擁護一家一姓之私產私位。然而一面是暗殺。一面是弭亂。爲大局計。爲生靈計。其勢亦不得不然。但可惜。曾左袁胡彭李諸公。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爲彼時的學說所囿。未研究世界的大潮流。

園

迨至光緒初年。前清孝欽顯皇后。正在垂簾聽政。大權雖在樞府。而北洋海陸軍隊。悉在李合肥一人掌握中。內政外交一切大政。國內國外無不倚重。且門生故吏半天下。呼應極其靈通。可惜。可惜。專以持盈保泰爲能。以苟安目前爲得計。以割地退讓爲敦邦交。以借重外勢爲通洋務。未能順世界大勢。率國人以進步競爭。一任清廷之驕奢逸樂。置民生困苦將來之存亡於不顧。所以光緒甲申。將越南白白的送

話

竹

於法人。甲午年。又將朝鮮雙手奉送於日本。彼時本可一戰。偏以省事爲了事。以養癰爲和平。迨至藩籬盡撤。險要皆失。我退一步。人進十步。不戰於邊疆。而戰於內地。到此時。可就非戰不可。欲戰而又不能了。以彼時李鴻章之聲望勢力。足可促成君主立憲國。足可兼併全亞。一進一退。一勝一敗。此中的關係。可就不能言喻了。所以我所以說。李鴻章鼎盛時代。是強中國的一個好時機。可惜白白的錯過了。以後每况愈下。時事更不易著手了。

園

甲午大敗於日本。（有兵有餉。故意的不戰自退。焉能不敗）。割朝鮮。割台灣全省。割澎湖全島。外賠了人家二萬萬兩銀子的兵費。又損失了許多通商的利權。馬關和約。受了日人許多的羞辱。喪權辱國失利。且埋下後來許多的病根。中俄鐵路秘約一成。旅順。大連灣。威海。膠州。廣州灣。相繼被人割據。痛定思痛。爲時勢潮流所擠。這纔擠出康梁的公車上書來。

話

前清顯皇后。聰明有大才。能知人。能用衆。果能一秉大公的爲國爲民

竹

鼓舞全國的精神。激勵衆志。其成功。可就比英后維多利亞強多了。可惜只知養尊處優。以得過且過爲宗旨。只顧一身一時之安逸富貴。不慮將來的全國結局。其時代。其地位。其才識。其勢力。足可使中國富強。偏要把這才識勢力。用在個人的富貴上。時機錯過。你們看可惜不可惜。

園

戊戌政變之前。本是中國圖強的一個好時機。不意好時機。竟變成惡結果了。假使顯皇后。如隆裕太后之賢慧。擇近支王公中之年長明達有爲者。主持大政。實行君憲政體。何致擠出此次的革命大禍來呢。或者說。彼時果眞實行君憲政體。至今十六七年之久。中國亦足與列強抗衡了。但是君憲政體。究不如民主共和的幸福多。彼時不立憲。促成今日之共和。未嘗不是國民的好福氣。此說亦近情理。但是現在的英日等國。何非君憲政體。怎麼反倒比我們又富又強又安寧呢。戊戌不善變。所以又擠出庚子之禍。庚子以後。又是可強可弱可存可亡的一個大關頭。偏偏的又專務皮毛。仍不脫官場的惡習染。練兵尙皮毛。所

露

話

竹

以纔造就一羣東洋傀儡。看操有餘。打仗不足。興學尙皮毛。所以纔引狼入室。壞我們的教育根本。驕奢浮囂成風。學堂反變成了洋貨的銷場了。於是乎。外表越見光華。內容越見腐敗。十年的生聚教養。全給外國培植了人才了。

園

最近最可惜的時機。就是武昌革命起義。舉國人民最後之希望。亦就在茲一役了。熱心的男兒。犧牲了幾十萬頭顱。流了成河的熱血。原期撥雲見日。使垂斃的國民。重覩光天。不料新少年。建設無才。一味的揮金如土。窮大手。舊官僚。是賊星發旺。又趕上官運財運兩亨通。新少年的心地磊落光明。熱心實在可敬。可惜不懂得發揮國粹。是國家存立的根本。一位位。頗有盲人騎瞎馬的神情。舊官僚。其中好人很多很多。而且有學問。有才識。又飽於經驗閱歷。就是世故太深。官場的惡習氣太重。身家之觀念重。國家之觀念就輕了。推翻君主統一政體。宣布共和。總算是中國四千年來。特別的改革了。這次若是再弄不好。中國可就無藥可救。

靈

話

竹

道光年間造的因。咸豐同治年間結的果。咸同年間造的因。光緒年間結的果。光緒年間造的因。前年八月間結的果。後浪推前浪。看了一層又一層。時勢造英雄。英雄亦可以造時勢。逆事順辦。未必不能轉禍爲福。人力或可勝天。善惡成敗榮辱存亡。無非關於幾微之一念。毫釐千里。星火足可以燎原哪。

園

所幸者。我們現在還有一綫之生機。就是袁項城當權主政。假使項城若不忍辱負重。我們可就未必如此的安居了。袁項城。大略雄才。爲中國今日最要緊最有關係之人物。須知項城一身之進退。關係我們全國四萬多萬之存亡。願項城。遠鑑前車之失。近憫商民之苦。辦事不必拘文法。只求開誠布公。目下內政外交一切重大問題。固然是千瘡萬孔。果能親賢遠佞。節用愛民。對內尊重法律。對外持強硬態度。嚴鋤漢奸。辭却外賓之顧問。以中國幅員之大。物產之厚。人民之衆。國事不是不可有爲。一轉移間。我們中國很有極優美之希望。慎勿再失機會。貽全球萬古之羞。盼望盼望。祝禱祝禱。

語

竹

清內奸議

(見民國元年(壬子)六月二十日第
二千零十六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園

(原署名 結怨生擬稿 無補生修改)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俗語說。沒有家賊。引不進外鬼來。又說。家賊難防。

中華民國。現在是內憂外患一齊來。稱得起是危如累卵。朝不保夕了。內外蒙古。被人煽惑的。已竟獨立。西藏已竟兵侵四川。東三省。大倡南滿北滿日俄平分。雲南省。已成了英法兩國的目的物。強隣日逼日緊。瓜分已在眼前。請想想。庚子年。聯軍蹂躪內地的情形。真是無慘不備。姦淫婦女。搶掠資財。焚燬房屋。奴隸百姓。像那樣亡國的慘劇。豈堪再演個第二回嗎。

雖然。外患可畏。實不足畏。只在我國民等。是否發憤自強。抑係自甘奴隸。古至今。無論那一國。敵國外患。是不能免的。或因外患而興。或因外患而亡。興亡之權在自己。不在敵國。譬如現在我們中華民國的

時局吧。南北各省。據說有兵一百多萬。因爲乏餉。打算遣散。遣散沒餉。多致變亂。我請問去年九十月間的那股勇氣。那裡去了。彼時南北激戰。白殘同胞。屍骨堆山。砲彈如雨。真是捨死忘生的向前進。這纔推倒了清室。就彷彿跟滿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怎麼現在外患日急。這些大統制大軍士們。連一個告奮勇的亦沒有呢。（若各國瓜分之後。五十年必致滅種。假如雲南去兵五萬。西藏去兵五萬。外蒙古去兵五萬。東三省去兵十五萬。下餘的兵。裁弱留強。分紮沿江沿海。一面廣籌兵餉。一面實行徵兵。寧玉碎。不瓦全。甯可戰死。亦不使各國瓜分了。所有漢滿蒙回藏的疆土。一寸亦不能讓人。所有五族的國民。一個亦不給外人當奴隸。（現在不知道是幾族共和）。他分我們的疆土。我們還正要恢復已失的屬地呢。不如此。怎麼算是共和國的國民。不如此。怎麼對得過前清讓位救民的美德。我這話。雖近於有點兒癡人說夢似的空言大話。然以中國幅員之廣。物產之富。人民之衆。但分有個好首領。再有幾個好帮手。這個空言大話的事實。不是作不到的。

竹

（某某等國。非經濟困難。即內亂將作。我們若有好外交家。不受他虛聲恫嚇。力的鼓勵民氣。作強硬之對待。足可救目前之亡。我們不能越重洋。到各洲。去開殖民地。那還可說。若是連自己生命財產所繫的本國疆土。都再守不住。豈不是甘心自願亡國爲奴嗎。

園

然而此等說法。只可歸之於理想的空話而已。若在事實上一看。可就大不然了。中國受病。已非一日。成敗皆非日夕所釀成。既無普及的教育。又無根本上的實業。地廣人衆。鞭長莫及。在數十年前。外人尙不深悉我們內地的真情。官民人等的心術。亦不像今日這樣奸詐險壞。風俗純正。學說一致。亦不像今日這樣顛倒是非。政體雖然君憲。可是恰合國民的心理與習慣。只要有好官。不愁不富強。不像今日這樣雜亂無章。大行亡國政策。

話

那位說。怎麼就會辦到這個樣子呢。我說。沒有旁的的原因。就是奸細太多的緣故。近十年來。我國所以越變法越糟糕的原因。就是奸細給亂撥弄的。并非說。變法不對。凡是不必變的。他給你胡變一氣。凡當變

竹

的。他又給你弄個似是而非的格局。教你舊日的良法盡廢。新的又不宜實行。於是全國騷然。民不堪命矣。推原禍始。總由於沒有好頭子。一誤再誤連三誤。所以糟到而今。（外人謀算我們的志願。說到眼下。人家總算大功告成了。煮熟了的鴨子。你向那裏飛）。

園

今日救亡之策。固然不止一端。然無一處不糟。無一事不糟。無論多大本領的人。直不知從何處下手。以內政說。一年還架得住推倒三回內閣嗎。每省還架得住一年換三回都督嗎。繁華市面。還架得住一年遭兩回兵變嗎。（以上全是奸細煽惑的）。一切機密布置。還架得住隨議隨洩露嗎。（就是您的心腹人）。目下這樣危局。論者每歸咎於議員。政黨。再不然又歸咎於留學生。再不然又歸咎於作官的。甚至把全國的人民。都看成無心無肝的涼血動物。彷彿是四百兆人民。無論男女老幼。智愚賢不肖。無一個不是自甘暴棄。其實痛哭流涕憂心如焚的人。多着多着呢。譬如議員政黨留學生。以及大小官員吧。一百位之中。架不住有兩三個奸細。或者就須有外國人。扮充中國人。學會了中國

話

寢

竹 話。起個中國名姓。混在我們議員政黨留學生及國務員之中。跟你亂攪亂煽惑。每人每月。掙上外人三五百元。就能隨外人的手兒轉。外人教他幹甚麼。說甚麼。怎麼誠心攪亂。怎麼設法破壞。一個奸細。真比一萬兵強。那九十幾位好議員。好政黨。好官。好民。好留學生。未嘗不愛國憂時。急思補救。可就想不到這肘腋之下。心腹之內。已竟有許多幸災樂禍利於亡國的大人物了。惟今救急之計。只有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先清內奸。議員。政黨。官員。留學生。人民。無論他是領袖。是散員。凡是形迹可疑的。或是常與外人秘密往來或通信的。或是煽惑鼓動擾亂治安的。或是結黨把持私利的。即派高等探訪。嚴密訪察。查有實據。即用嚴烈手段。從重懲治。大概此輩皆以行賄進身。聯絡黨羽。只盼當事者不再受他們的賄賂。不難誅戮無遺。惟此法須堅持到底。且貴神速決斷。稍一優柔。必反遭其殃。有反抗者。即派兵剿辦之。務使奸宄斂迹。賢才奮起。國是太定。人心一致。所有一切救亡的政策。纔能逐漸實行呢。（此時再召集國會。慎選議員）。不然無

竹

日不在搗亂中。糊糊塗塗的。就把個國給搗亡了。

官派足以亡國

(見民國二年即癸丑年二月十四日第)
(二千二百三十六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園

(原署名燃犀)

中國的衰亂喪亡。原因雖不止一件事。而官派確佔一大部分。專制時代。官貴民賤。做官的。自命不凡。把士農工商。都看成土芥一樣。有的是刮地皮來的錢。胡吃亂穿。大鬧一氣。因貪而富。因富而驕。擅作威福。以強壓弱。不必通文識字。亦不必勤政愛民。只要把上司應酬好了。就不難官至一品。中國做官的。多半是一種心理。多半是諂上驕下。能欺壓本國人。最懼怕外國人。(中國做官的。多有好人。無奈不合時宜。不能得志便了)。

俗言說。財壓奴婢。做官的。既然有了錢。又有大權在手。遂架弄一身人穿的衣裳。立刻就算是一個人。(沐猴而冠)。一般走狗奴隸。貪他有權有錢。從旁再一溜諂奉承敬。狐假虎威的一抖。就彷彿是沒人比得

上他了。(目空一切)。其實呀。一肚子官迷財迷。又俗又鄙又陋。(揭開天靈蓋。除了大糞。就是屎湯子)。除去比窮人多幾個造孽錢之外。實在還沒窮人有廉恥有根基呢。(前尚罕見。一入民國。此風最甚。)

下流小人。又可以花錢捐官。於是宦途中的流品不齊。較比娼妓還雜濫。想不到的亡國手段。他們全都使出來。日久年深。官場中。已另成了一種味良的世界。(好人亦怕入宦途。恐一經傳染。立刻就氣質變壞了。官社會。是獎惡懲善的製造所)。你別看他住高樓。穿洋服。坐馬車。稱大人。奴婢成列。僕從如雲。那全是蠹國害民來的錢。

前明時做官的。無不大耍官派。那種俗而可厭的氣派。確是地道亡國奴。正人君子。全都不與他們共事。諂佞小人。都要借他的字號招搖。一旦身居顯要。合該黎民塗炭。他把百姓們血汗換來的錢。任情揮霍。一味的窮大手。外面兒光。還落個能辦新政的批評。嚶。好體面亡國的新政。把商民百姓。都害得不能生活了。他們還借著名目擄錢哪。(擄了錢來。再要排場)。

竹

所好者。自宣布共和以來。中國是大改局面。一般貪官俗吏。早已走的走逃的逃。現在做官的。都是毫無官場惡習。都是廉潔自愛。志氣高尚。不但實行平等。克勤克儉。尊重人道。還都是仁慈惻隱。無半點驕傲的官習。公款絲毫不敢浪費。深恐國民擔負日重。事事一秉大公。不徇私。不運動。恐怕失了共和國民的身分。你說亦真怪。自改共和以來。不但官都變好了。而且地方的紳士們。亦居然都變過來了。向日的紳士。都是耍官派。結私黨。把持地方公款。魚肉鄉民。作福作威。奸巧詭詐。不過是一羣混星子無賴子光棍地痞。現在真隨着國運轉移。竟都變成好人了。一位位。那分熱心爲國爲民。那分急公好義。那分潔己奉公守法。簡直的走遍了地球。你亦找不出來的。

叢

前清時代。某某省有兩位大志士。很發了幾百萬兩銀子的橫財。忽猜是怎麼發的財。一位是盜賣軍裝。一位是辦理防疫。國家每倒一回霉。人民每遭一回難。他們即發一回大財。像此等奸民。在外國。早不容於社會了。不必經司法官裁判。早就被國民把他治死了。我們中國。反都

話

竹

崇拜此輩爲志士。爲新學家。不但不剷。反倒要依樣效仿。（本來真發大財麼）。你們亦不想想。那是前清倒霉時代的人物。我們中華共和大民主國的光天化日之下。還能任此輩施展那鬼蜮伎倆麼。據我看哪。慣要官派的蠹賊們。你們快收斂收斂罷。再要損人利己。作福作威。留神把老本錢撈出去呀。

（竹園按。要官派。未必全是官場人。官場中謙恭和靄。儉樸公正的人亦很多。紳學工商界中。亦多有染受官派惡習者。前清時尙少兒。民國反加甚。或有以吾言爲過者。請在官紳工商各界中。用冷眼仔細體察之。官派之真狀態。即驕傲無知。妄作威福。仗勢欺人也。其原皆由於不讀書。不明理。未受良好家庭教育。勢利小人。一朝倖得志。即駕起雲來。推其極。能使國家喪亂衰亡。國人多不介意此點。甚且效仿之。國家前途。焉能有希望呢）。

無意識之可憐

（見民國二年即癸丑年四月初六日第
二千二百八十七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園

話

意

園

(原署名憤民)

中國人。壞事的根源。壞在一班無意識的人。偏居上位。偏有大權。一舉一動。無不與瘋子一樣。越是有錢有權有勢有位的人。心地越模稜糊塗。所以把這花團錦簇的中國。糟毀的不可救藥了。

前清時代。國家大事。全誤在一班統褲少爺手裡。竭力的糟毀。多出於情理之外。揮金如土。所以國庫空虛。內政不修。所以民生凋敝。外交失敗。所以強隣日逼。幸爾天相中國。發現出一班締造民國醉心共和的革命大偉人來。利國福民。直彷彿是從天而降。

俗語說。聽景不如見景。我以為這班大偉人。必然是文能安邦。武能定國。有閱歷。有經驗。有真心。有毅力。把滿清推之後。大展濟世之才。救民於水火之中。使國基永久穩固。使外人不敢輕侮。及至在事實上。一留心體驗。敢則是一羣滑頭巨騙無業的流氓。(其中亦有真心為國為民的)。以殺人放火為能。湊上膽子起鬨。把末運的前清推倒了。就算目的已達。而內憂外患。較前危險十倍。他們算是一概不管了。其一

竹

種無意識的瘋狂狀態。比前清時的統褲人員尤甚。我今日始悟人說不夠程度一語。決不是故意罵人了。平心而論。實在是「不夠程度」。

園

起哄之外。就會搗亂。搗亂之外。就會冒熟氣。就會耍野蠻。起哄搗亂。冒熟氣。耍野蠻。統共歸在一處。宗旨是做官與搶錢。搶了錢來再胡花。花完了再想題目再搶錢。革命之偉人。比前清的贓官尤惡。再加上舊

囊

官僚借風駛船。乘機用事。所以把個革命的事業。弄成亡國的厲階了。諸君請看自前年冬天至今日。一年多的工夫。把中國攪亂得處處不能安生。人人叫苦哀哉。燒得遍地焦土。(漢口最苦)。搶得十室九空。(由北京拾起)。民窮財盡。外患日急。這些闊大老們。都辦了甚麼正事來。

話

不是歡迎。就是宴會。不是大借外債。就是位置私人。不是反對。就是運動。不是甘作漢奸。就是惹氣用事。再不然。就是變服制吧。(多給外國人趕買賣。與國家強弱毫無關係。而利權外溢。反置本國工商於死地)。改官制吧。(徒改名稱。不除積弊。改又何益。不改何損)。一切舉動。全出於無意識。不是紙上的文章。就是理想的空論。越理越亂。越

竹

亂越糟。大利一件未興。（自宣布共和後。直給外國與利）。大弊一件未除。（比前清的弊更多了）。國家之危險。商民之困苦。他們算是滿往膝子後頭一拋。（前清時是竊盜世界。現在是明火世界）。將來若是不幸亡了國。還不知道是怎麼亡的呢。噯。新人才呀。革命偉人哪。三朝元老。的舊官僚哇。擾亂中國。斷送中國。自速滅亡。使四萬萬同胞。永沉淪於奴隸地獄者。就是你們這一班自私自利。淨要官派。執拗任性。不學無術的文明大亡國奴哇。我們算是被了你們的累。受了你們的害了。然而養癰貽患。誤國誤民的大罪魁。仍在前清這一班無意識的大關老。噯。合該遭殃就完了。

園

變本加厲

(一)

(見民國元年即壬子年七月廿四日
第二千零五十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原署名頑固生)

竹園

園

中國開化最早。聲名文物。那一樣都說得去。只以不尙實。不進步的緣故。致弄得民貧國亂。談時事的常說。欲強中國。非盡廢舊法不可。大

語

竹

園

叢

話

革大改。事事須效法外國。（當初倡言變法。就是上了外國的當了。深謀遠慮的。目爲頑固。窺哉頑固）。豈不知一國有一國的歷史。一國有一國的精神。風俗習慣。人民心理。有許多的不同。豈可削足就履。英國的法。未必能行於德國。法國的法。未必能行於日本。中國的舊法。雖有許多不合時宜的。然亦未可盡廢。中國之亂。非亂於舊法。實亂於不實行舊法。

請看自甲午以後。中國日日變法。年年變法。其實是變名稱不變事實。變皮毛不變精神。越變越窮。越變越亂。終至變本加厲。忘其所以。

勤儉耐勞的國民。一變而爲游手好閒的國民。聰穎沉毅的子弟。一變而爲浮囂浪蕩的子弟。紡織烹調勤治家政的婦女。一變而爲奢華驕傲好吃懶作的婦女。謹慎篤敬的文士。一變而爲敲詐叫囂的文士。衣足食足的農人。一變而爲飢寒困苦的農人。耐苦耐勞的工人。一變而爲聚衆罷工的工人。勤儉誠實守分的商賈。一變而爲無可奈何的商賈。戶部變名財政部。財政反不能統一。有預算。變成了無預算。比先前。

竹

園

叢

話

只多一個大借外債。還不定借到何年是了呢。兵部變名海軍部陸軍部。又甚麼軍諮處。比先前。不過每年多銷幾千萬兩銀子的外國軍裝。可是多添上一樣大燒大搶的兵法。當年的翰詹科道御史九卿。雖係閒曹。尙甘清苦。遇有國家大政。九卿會議。不難一言而決。認定宗旨辦去。至於州縣城鎮。常有各項慈善社會。如廣仁堂。育嬰堂。恤嫠會。棲流所。施醫院。掩骨會。保衛地方的。如青苗會。連莊會之類。雖然人類不齊。究能給地方作些有益人民的好事。及至一變而爲資政院。諮議局。又甚麼參議院。省議會。議事會。董事會。這個政黨。那個政黨。又甚麼選舉咧。投票咧。運動咧。反對咧。贊成咧。可決否決通過不通過咧。拍桌子躲腳。搗拳頭罵衙門。解散辭職彈劾質問咧。盲從瞎哄。搗亂胡鬧。不知羞恥。醜態百出。國家的事。地方上的事。是絲毫未辦。徒耗民脂民膏。比當初費用加增千倍百倍不止。養一羣無業的游民。在形式上。不過多添幾座民衙門。在精神上。不過搗亂到實行瓜分纔爲止。其間亦並非沒有幾個愛國憂時的好人。無奈奸細太多。無賴子太多。書生

竹

太多。只能搗亂。絕不能辦事。至於各省大小官吏。幕府家人。其凶惡淫威。反比從前加倍了。先前運動官缺。尙講資格。越級陞遷的。尙費許多手續。現在是無拘無束。誰想做大官。誰就做大官。（價錢還廉）。總而言之吧。當初是機關靈活的內政。一變而爲痿痺不仁的內政。當初是弱國是病國。若不急謀建設之良策呀。可怕就成了亂國亡國了。（噯。我沒心沒肺。又談時事）。

園

變本加厲

(二)

（見中華民國二年即癸丑年二月初五日）
（第二千二百二十七號北京正愛國報）

竹園

議

（原署名悲時）

語

中國自變法以來。是越變越壞。變法兩個字並非不好。無奈胡變混變。變的不得法。所以纔越變越糟。頭一個毛病。是忘其所以。當變的亦變。不當變的亦變。不辨是非。不察利害。不考本國的歷史。不體本國的人情。一昧的效仿外人。專在形式上注意。所以說是皮毛新政。變皮不變瓢兒。

自宣布共和以後。更不堪言狀了。舉國若狂。直是瘋了一樣。那一般沒根柢的新志士。與些無意識的大游民。一唱百和的。大施亡國手段。這個主張廢孔道。那個就倡議廢四書。這個主張變服制。那個就主張廢文字。就彷彿中國所有的事物。一件亦要不得。全都得拋去不用。事事都改了外國式。豈不知。四五萬萬國民。若全是頑固老。中國足可以立國。雖不能富強。亦不致於亡的這麼快。自從這班無根柢無意識的新人。一用事。可就那個中國。攪亂的非亡不可了。（中國不知不覺的就亡了。此輩尙在夢中）。

孔子的道理。大公至正。歐美各國。最是佩服的。孟子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今竟驗矣）。無論是甚麼政體。反正越不出中國古聖前賢所說的那些道理去。按著那個道理。造就那班人。一定能強國家。你說他是陳談腐論。我偏說他是至理名言。你若不按著那個道理行。國必亡。種必滅。外國人都要研究中國的經史。中國人。反倒倡議廢孔道。廢讀經。此等人。他不是被外人雇出來的漢奸。一定亦是個喪心病狂

思患預防

(見民國元年即壬子年正月十五日第
二千八百六十五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園

(原署名清真教一份子)

國民信教自由。本是全球的通例。併行不悖。誰亦不許排斥誰。我們中華民國。現在已是共和國。國民更當合力同心。共謀公益。若是仍像從前的各分畛域。各存私見。還算甚麼共和國的國民哪。

即以清真教說吧。(俗稱回教)。二十年前。屢受滿漢人的欺侮虐待。種種的排斥仇視。直看成異族異端。其實呢。清真教。本是個正大光明的宗教。奉清真教的人。亦都是中國人。怎麼一奉異己的宗教。就顯然的另眼看待呢。推求病原。總由於中國人。向來不開眼。

清真教。興於阿拉伯。中國人信奉此教的。約有三千萬人。可全都是中國人。正如奉佛教的人。並非來自印度。奉天耶二教的人。亦並非來自歐洲。大家所奉的宗教不同。可同是黃帝的後輩。若因為宗教不同。即顯然排斥。豈不是自亂之道嗎。

竹

前清乾隆道光咸豐年間。滿漢人。虐待清真教的人。時常的不講公理。把清真教人。欺侮急了。弄得彼此仇殺。不通的官紳。還要硬加以回匪字樣。甚至寫回爲狗。任意的毀謗。平心而論。這不是故意的欺辱人嗎。(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壓力越大。反動力亦越大)。

滿漢人。不但岐視清真教的人。而且岐視天耶二教的人。積不相能。所以纔擠出庚子年義和團之大禍。請想中國近百年內外。因爲這些眼光小的緣故。損失了多少財產。傷害了多少民命啊。目下既成了共和國。又說甚麼滿漢蒙回藏。五族平等。既然這樣說法。可就不該再有黨同伐異排斥虐待的惡習了。

去年臘月。天津法租界民意報上。登著一段激亂的來函。民意報。是南京民軍的機關報。題目是沙鴻章上山東諮議局的說帖。裡頭的意思。沙鴻章他說他是個把總。(其實是個不懂)。他亦奉清真教。(清真教中。沒有這樣頭號大溷沌)。他說清真教人。生計日窄。由於不食豬肉之故。欲廣生計。須開此禁。這張報。登出之後。天津的清真教人。可

語

說

圖

就炸了烟了。立時聚衆七八百人。要到民意報館。令其交出沙鴻章。如交不出沙鴻章。即是該報主筆。有意侮辱清真教。必須先將該主筆刺死。然後再找沙賊。當時自認預備償命者。竟有四五人。勢甚洶洶。眼看着。就要出大禍。幸經劉君伯年赶到。極力的向衆開導。並刊印傳單。嚴戒暴動。這算把風潮壓下了。不料民意報。得悉此信。又在報上登了一段論說。題目是。告回回教人。雖是分晰的意思。然對於宗教的內容。以及人民的心理。仍欠明白闕歷。民意報說。基督教當初怎麼革命。安知沙鴻章不是清真教中的革命偉人呢。嚶呀。這話可就錯了。歐洲因爲宗教革命。請問死了多少人命。百年來歐洲多事。未嘗不是因爲爭教發端。近今人民進化。各守各教。已不做那些傻事了。共和既已成。怎麼又提倡開了宗教革命呢。况且中國已成中華民國。政體已定爲共和。五大族的人民。應當留心政治學問。發達生計。注意建設問題。以期國基之鞏固。豈可又談宗教。又因爲宗教而生戰爭呢。

沙鴻章。無論其爲何如人。我敢斷他是個真正的大粗人。你一人信與

符

圖

寶

器

不信。原可任你個人自由。（此即清真教中。稱爲母實類開者。即教中之叛逆也）。你一人叛教。豈有勸大家叛教的道理。即或你所說的全對。在事實上。亦行不下去。何況滿篇的噴糞。直無辨駁的價值呢。山東諮議局。豈無一二明白人。焉能把此等說帖。認爲議案。假如通過。請問他向何處交代。他向何人執行。民意報果然明白社會中的情形。曉得各宗教的真理。審察中華國現勢的緩急。亦絕不登此等渾來的稿件。謂爲粗心疏忽。無意識則可。若說是有心侮辱尋衅。大約該主筆。不致於這樣糊塗。天津清真教人。見了第二張報。又要□□民意報館。□□主筆。幸經教中許多學界人。百方開導。衆怒始暫息。後來有人主持登報向民意報辯駁。我說辯駁亦可不必了。我們中華民國。目下當辦的事情多着呢。何苦因爲這些無關緊要的事。致傷彼此的感情呢。多傷一分感情。即多留一回痕跡。對於我們全國大局上。很受惡影響呢。據我看。總以從此不談宗教爲妙。各行其是。我們專在政治上留意。豈不省却許多麻煩嗎。

不料合該出風波。舊歷正月初九日下午五六點鐘。天津某茶樓。因為唱八角鼓子的演唱馬四遠開茶館。頭戴清真教的禮拜帽。言語之間。又失於檢點。（清真教人。最忌恨說書唱戲的人。頭戴禮拜帽。隨便形容奚落。無論教中何人。一見即怒髮衝冠）。可巧有清真教人在座。可就衝突起來了。及至扭到巡警局。大約這位巡長不善排解。一時激怒了教衆。候時間。不約而同的。聚集了一三千人。將某茶樓。拆砸了個四大皆空。四鄉的清真教人。仍續來不斷。幸經陳區官給劉君孟揚打電話。劉君到後。並有黑君雋言。吳君竹民等。苦苦的向衆人央告。又由劉君自認原告。大家這纔不拆。第二天。幸有北城根的衆街隣二十餘位。出頭調處。到清真寺與各寺代表會面。算是和平了結了。所拆毀的一切物件傢具。算是白拆。扭案的三個人。是日放出兩個。（現在唱曲的某君。尚在警務公所拘留。二三日內。風潮自可大平矣）。十三日午後三點。清真教的學界報界人。在清真南寺。開演說大會。向衆開導。大約不致於再生枝節了。

我今這段演說。是在各方面都盡幾句忠告。各教都是信仰自由。萬不可誰看誰是異端。各守各的教規。同遵中華民國的法律。唱曲唱戲的。永遠不唱糟踏各宗教的曲。永遠不可擊著禮拜帽兒當戲裝。甚麼這個爸咧。那個肉咧。得刪便刪。得改便改。爲甚麼因爲這些小節目。傷僑們同國的感情呢。（此次唱八角鼓的諸君。於歌唱之中。隱寓勸懲。確是有功於社會者。斷不是故意與清真教人爲難。不過是疏忽而已）。清真教中的諸君呢。以後務必多多的提倡**教育**。提倡**實業**。但求**教育與實業**日見發達。宗教亦就自然的光榮了。無論那一教。既是中國民。就當同心努力的維持我們國家大事。沒了國。還能保得住教嗎。

耐夫斯

（見民國二年五月卅癸丑年四月初四日
第二千二百八十五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園

（原署名樂觀默民合稿）

耐夫斯。是阿拉伯語。大概的講解。怒也。欲也。清真教。教師勸人。常說。壓耐夫斯。不可寵信耐夫斯。又說耐。夫斯是心身的仇敵。

發孔道亦最講戒怒。最講制慾。佛道戒嗔怒。足見怒之一字。不是個好性情了。

中庸上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曰存養。曰省察。曰克己復禮。全是消怒制欲的妙法。

鄙人常體驗耐夫斯這東西的性質。最是個幹罪惹禍的根子。世上人。凡能忍住耐夫斯的。全是有學問有涵養的人。全是有壽數有福澤的人。凡信寵耐夫斯的人。不惹大禍。必受奇窮。這是我經驗不止一次的了。每推求世上萬事破敗的原因。全是發起於怒。怒一動。智慧即受蒙蔽。智慧蒙蔽。靈明受遮。是非不分。理欲相混。一切大惡大禍。皆從此起。起於一念之怒。不定蔓延到甚麼地方。甚至身敗名裂。國破家亡。使萬姓受飢寒。使天下不寧靜。細推原因。無非起於極隱極微的耐夫斯。(大約世上常人之怒。文王之怒少。桀紂之怒多。所以多失中)。

昔賢云。怒時勿答人柬。(就是生氣的時候。別給人寫回信)。惟恐怒時言語多不平。容易惹人惱。據我想。凡人怒時。千萬莫辦事。千萬莫說

竹

話。或靜坐尋思自己的過錯。或出門散遊解釋。怒氣一消。心地漸明。此中消化許多災禍。免去許多逆事。

園

欲與理。本是對待的。聖賢的心理。理常勝欲。常人的心理。欲常勝理。吾輩終日心中擾攘者。無非理欲交爭而已。譬如有了米麪菜蔬吃。本可以免餓了。還妄想鷄鴨魚肉海味。這就是欲。轉而一想挨餓的窮人。每日連一碗稀粥都不準有。於是心中又發生出一股知足的心來。這就是理。有了布衣。還想綉緞。這就是欲。一看窮人連個布汗褂兒都沒有。不由的又生出一番愧怍心來。心想我們生在世上。有何功德。享此豐衣足食。我們的人格。未必準比無衣無食的人高多少吧。如此來回想。即是理欲交爭。

靈

至於高樓大廈。走馬熱車。豐衣美食。身體無病。猶復這個不足。那個不好。越足越不知足。其中就有了許多的狂妄高傲了。（無知的婦女。此弊尤甚）。書云。滿招損。謙受益。又云。知足無辱。知止不殆。又云。退一步想便是福。又云。即如此已爲過分。要怎樣纔算稱心。又云。君

語

子安貧。達人知命。又云。素位而行。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凡此種種。皆循理制欲也。聖賢之道。如此而已。

總之。忿怒與慾望。皆與心有傷。克制之功夫。在讀書與養氣。此雖迂腐之空談。關係可是很大。有心人。幸勿看成老生常談。

入國問俗

(見民國元年即壬子七月二十二日第
二千零四十八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園

(原署名冷眼)

一處有一處的風俗。一處有一處的忌諱。在此處當做好話。在彼處就有算是罵人的。您若不遇事留心。說話留神。一來就碰釘子了。遇見性情溫和的。還有個招待原諒。遇見一位不省事的。當下您就得打叔輩麻煩。

不必說中國。咱們先說說外國。風俗上的忌諱。亦真有令人不可解的。日本人怕說四字兒。德國人。美國人。怕說十三。所以美國人的門牌。凡是十三號的。都寫十二號半。暹羅最嫌雙數兒。暹羅人屋裡的窗戶。

樓梯。都用單數兒。

竹 再以咱們中國各處的風俗說。船家怕說翻字兒。譬如烙餅吧。翻翻餅。不說翻翻餅。說打個張兒。獄中探望人。最忌弔背手兒。京南某處。怕說借光。譬如您走道兒。向他打聽道兒。您說借光您哪。我上某處某處。從那裏走哇。不等您說完了。他就準給您個大鍋貼兒。把打聽道兒的。打的一倭。打完了。他還嘴裏直念道說。上你們家裏借光去吧。您要問是何緣故。原來是借光二字。是他們村裏極重的翫笑話兒。（天津人。忌諱說杓子。凡是銅杓木杓鐵杓。皆說杓兒）。

鐵 天津人家小男孩兒。小女孩兒。不論認識不認識。呼爲寶貝兒。是暗含着誇獎的稱呼。本家兒大人聽見。絕不嗔怪的。譬如您坐一輛人力車。走在一條小胡同兒裏。有兩個十歲上下的小姑娘兒。在門前翫耍。拉車的向小姑娘喊道。寶貝兒們。靠裏站。在咱們聽着。很覺乍耳。姑娘們絕不嗔怪。家裡的大人聽見。亦絕不多心。像這位拉車的。來到北京。亦要寶貝兒長寶貝兒短的說話。大罪過兒沒有。一頓臭踢算准啦。怎

嗎。北京以寶貝兒二字。爲開翫笑也。（北京人。常說由某街向東拐。再往北一梢頭兒。就到啦。此話在北京是好話。天津說北京人愛罵人。你向他問道兒。他說你一杓頭兒）。

清真教的人。忌諱猪肉二字。前幾年。北京某報。登了一段談叢。倭說回教供奉大母猪。清真教聚集了數千人。險些兒。把某報館給拆了。

在理的人。怕烟酒。凡同著在理會的人。不可抽烟飲酒。致招人憎嫌。俗語說。同著矮子。不可說短話。拘牽忌諱。固然是一種不可解的風俗。然而人情習俗好惡。亦不可不留心注意的。我們多留一番神。即少打一番無謂的麻煩。古人說入國問俗。大概亦是怕犯人家的忌諱呦。

今日不可談宗教

（見民國元年五月即壬子年三月十九日）竹園
（第一千九百二十八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原署名討厭）

維持世道人心。補法律之不足者。莫妙於宗教。感化中下社會。聯絡社會之團結力者。亦莫要於宗教。尊人道。樂和平。使世界人民享大同之

竹

幸禱者。尤不可不注意於宗教。然而我怎麼又說今日不可談宗教呢。其中有個分別。諸君莫要誤會。

去年冬天。南北承認共和之後。有一篇演說。登在愛國報上。題目是。(中國未來之戰禍)。其中共分五類。曰滿漢之戰爭。南北之戰爭。新舊之戰爭。中外之戰爭。宗教之戰爭。刻下五族已實行共和。南北已無猜無忌。中外相信相愛。滿漢已成一家。中華民主共和國。總算是統一成立了。我怎麼又說今日不可談宗教呢。

我所說的不可談。是囑政府行政的方針。務必專注意於政治。當此人心不靖。感情未孚。畛域未化的時候。萬不可在政治裡頭。再攪上宗教。以惹起宗教之戰爭。致妨礙民國之進步。

我去年所慮的將來宗教之戰爭。並非無因而起。因見上海某報載。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素信某教。將來中華民國成立後。將以某教爲國教云云。鄙人見報之後。不禁的隱憂深慮。竊恐百年前歐洲宗教之戰禍。將復見於中國矣。我所以趕做一篇中國未來之戰禍。是驚醒人

雷

電

國

預防禍亂的意思。不可誤看成有意挑撥禍亂。排斥宗教。

前些日。在某書局。買了兩本教科書。見第□□課。宗教一課。益信某報所紀載的話。不爲無因了。然各宗教家。提倡自己所信奉之各宗教。原無不可。惟斷不可攙入政治界。又生出政教相混的弊病來。（外國醫藥家。每將其學說及藥名。夾入小學教科書中。幼童習其名詞。先入爲主。於其中之是非得失。實不知辨別取擇也。蓋專門之學。非片言所能盡者。此後凡普通學不必列入者。皆不可列入。不如另立專門。以發明其精奧。庶可深求）。

近日又有提倡融合宗教的。又有提倡互相結婚的。救世之苦心。未嘗不善。然於各宗教之性質。實欠研究。各宗教全含有特別獨立之性質。可以漸漸改良。斷不能驟然大事改革。可以各研究各真理。各謀各教之進行。萬不能融合一致。互婚一節。以個人名義。各行各自由則可。（兩心情願）。若加以宗教範圍。多少年亦辦不到。（窒碍甚多）。

國教一說。莫妙於尊孔。（孔子係教育家。非宗教家。前已有人論之）。

竹

少加以宗教辦法。立起個範圍來成就。然此識倡於三十年前則可。行於今日。亦覺窒礙甚多。

要而言之。無論何教。皆有益於社會。皆有益於國家。惟各行其是則可。各謀各進行則可。無教派之不聞不問亦可。聽其自然亦可。若強爲融合。或攙入政治。可是自擾自亂之道。今當中華民國建設之始。根基未固。惟有專注意於政治問題。舍政治教育實業之外。凡不急之務。皆可暫置緩辦。若強爲多事。必致枝節橫生。當政治改革大亂之後。可不宣再搗宗教的亂了。我所以說。今日不可談宗教。尙望關心大局者。熟籌而慎處之。

北京市面盛衰之原因

竹園

(見民國元年壬子四月二十二日第一) (原署名討厭)
(千九百六十一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北京雖不是通商大口岸。總算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首都。合二十二省比較起來。市面的繁華。人烟的稠密。財產的富厚。亦算是第一第二了。

竹

園

叢

話

自去年九月至今。市面大見衰敗。蕭條景象。令人看着傷心。想起二十年前前的北京城。那是何等的繁盛。撫今追昔。能不令人落淚嗎。

常聽老人們說。當初乾隆年間。物阜年豐。四民安生樂業。戶部銀庫的銀子。庫裡全都容不下。外省解京的銀鞘。山堆似的。堆在大堂前頭。內庫的金銀。真能存的生了金花鏽。內務府當個小差使的。都能置幾處瓦房。八旗的餉銀。關四兩的。一定是足四兩。不但不折不扣。而且是庫平足紋。一入冬天。下幾場雪。是頒幾回賞。一賞就是一個月的錢糧。真有一冬天連得三次雪賞的。北京城的地面。本是旗人的地面。大小生意。全沾旗人的光。其實也是民人的錢。說真了。是漢人吃虧。就說二三十年前。北京城。每月到了錢糧頭兒。或是俸米季兒。烟錢舖羊肉舖。油鹽店。黃酒館子。米碓房。首飾樓。布舖。乾菓子舖。烟館洋藥局。足要忙一氣的。那時候。北京城的市面上。每月必發出少萬現銀子來。在市面上周流。（市面焉能不活動呢）。

彼時吃的使的用的。十分之九是本國貨。吃的是老米白麵。（沒有機器

竹

洋麵。亦沒有洋白米。穿的是大氅毛藍。（一個大褂兒。講究穿十年八年的。那兒有窳人的印花兒洋布哇。西法紳。花羽緞。泰西縵。泰西紳。更沒有影兒了）。點的是麻油棗油羊蠟燭。使的是火石火鏟火紙火絨子。（所以磨油的。造蠟的。種芝麻大藤子的。開油舖蠟舖的。賣火石火鏟的。造火紙火絨子的。全都又養家又發財。現在全點煤油。再闊一點兒就是電燈。連油帶泡子。亦不算省。人家發了財。我們的油蠟兩行。就算歇了。

園

蓋

話

那時候的銀子。總在十七八吊錢一兩。（當十滿錢）。吃歡穿戴。可是無一不賤。八旗吃的是太平錢糧。（吃糧不當差。除去提籠架鳥。就是彈唱歌舞飲清茶。稱得起是二百年前的太平錢糧）。大小舖戶做的是太平買賣。官俸旗餉。全在市面上周流。所以現銀子亞賽流水一樣。那時候的市面多們風光。日子多們好過呀。山東三哥。與山西的大家櫃們。每年回家的時候。都是大褥套。騾駝轎。成千成百的往家鄉寄銀子。（這可都是憑着心血力氣掙的）。北京城的銀子。仍是滔滔不斷。那時候市

竹

面的繁盛。大約有幾個原因。一則是旗餉足。糧米足。內務府的差使關。來項大。所用的又都是本國貨。銀錢周流市面。始終沒出中國。（各省亦都沾光）。各省運京的京莊貨。一年不定來多少。彼時的旗人。亦真講究吃穿。雖佔個分利的地位。可是利不外溢。肉爛在鍋裡。

園

再以倒退一二十年說。北京市面。亦比眼下強的多。旗餉雖不關十成。各省解京的現銀子。歷來沒斷過氣。每月準有多少萬現銀子現錢放出來。（旗餉。官俸）。土貨雖然慢慢的有點滯銷。北京並未被大害。皆因北京不是出產地。所以顯不出受害來。洋貨慢慢的暢銷。北京更賺個繁華熱鬧。然而北京銀錢厚的緣故。是由於北京是個聚金坑。各省的金銀寶貨。全向北京歸。稱得起是金山銀海。年年利權外溢。北京可總算顯不出大窮來。

鏡

頭一節。京官全都住在北京。官俸全得花在京城裡。王公大員的進項。更不用題了。當初阜康泰源四大恒。那是多闊的買賣。（專講究存儲旗漢官大宅門的大宗存款）。珠寶市。幾十家爐房金店。那一家都能現盤

語

幾十萬現銀子。再一說。各省應放旗人的闊缺。都是從北京放出去的。那一個缺。不弄進幾百萬幾十萬的來呀。粵海關。淮安關。福州將軍。廣州將軍。瀋陽將軍。綏遠城將軍。蘇州織造。杭州織造。殺虎口監督。漕運總督。兩淮鹽運使。九江道。這些個闊缺。全放旗人。就說打點運動這們一個缺。花銷至少亦得五六十萬兩。雖說是賄賂。總算銀子歸在北京城。三五年任滿回京。又不定帶回多少萬來。聽說某九江道回京的時候。淨細磁器。就帶回四百多箱來。又聽說。跟粵海的廚子。都能匯家幾萬兩來。正任粵海。還能少賺的了嗎。再一說。外省打點門子的。運動缺的。託人情的。打京控官司的。誰不帶幾車銀子來。焉能辦事。放官利債。拉官缺繆的。都是幾萬幾十萬的發財。太監們。拉攏賣缺。全是現錢現貨。二十二省的金銀珠寶。全要向北京城裡頭飛。就說北京就近的闊缺吧。崇文門稅務司正副監督。倉場侍郎。內務府堂郎中。這全是旗缺。而且全是發財的缺。銀子賽磚頭。享不盡的榮華富貴。所以東西兩門兒的大小買賣。全都賺了好錢了。幾家大木廠子。人家

竹

園

叢

語

養活多少石匠木匠油漆匠。(全是給旗人當奴隸的)。走工的出來。都是山西轆兒大騾子車。文武會試的舉子。每人至少亦得攔下幾百兩。北京是淨入不出。故此稱爲聚寶坑。再說慈禧老太后一駐頤和園。每日的用費。至少是一萬兩。海淀。青龍橋。大有莊。陳府。樹村。藍靛廠。香山。四王府。方近左右的大小買賣。全要沾光。太后一回南北海。西華門內外。後門內外的買賣。又都歡天喜地。萬總歸一的一句話。闊人做闊。全出於銀錢鬆通。您再想想科舉年的琉璃廠。書舖。南番文玩。字畫字帖。古玩玉器。以及京雜貨。同仁堂的丸散膏丹。各專門家的丸散膏丹。誰不做一陣好買賣。大小客店飯館。那就不用題了。(我們留學生到了外國。也是一理)。北京城。昔日市面之繁盛。盛在銀錢來源多。舖戶都有買賣做。所差者。就是本地沒出產。缺乏生利的本源。又搭著洋貨日見暢銷。真錢日見外溢。無論多們富厚。亦架不住天天向外流。本地人。只能花錢。不會掙錢。本地不出土貨。淨銷洋貨。(沿海各省。皆如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算來這是多少年。(各省的精華

竹

歸北京。再由北京送給外國。金融焉能不困。市面焉能不敗。再加上去年至今春這一亂。北京的市面。就算衰敗到極處了。

國

頭一節。有錢的闊老。都把金銀送入外國銀行。使市面受一個極大的惡影響。富貴人。又多紛紛出京逃跑。淨留些窮人。困守北京城。第二節。各省解京的餉銀。全都一兩未解。把個死吃死嚼坐槽兒喂的北京城。硬給蹲起來了。花錢的。沒錢可花。賺錢的。沒買賣可做。專等破產的外債來度命。市面焉能不糟。

經

自今以後。要打算回復北京市面之繁盛。可得另定方針。早打根本上的好主義。要是仍按定了舊思想。可是坐以待斃了。頭一層。各省的財政。都是白顧不暇。望想京餉源源而來。不用打算了。再一說。共和國。用人一秉大公。絕沒有人情運動賄賂。望想放一個缺。留下幾十萬。不用打算了。（即或有。亦是從外省就匯撥走了）。昔年北京城。有許多闊外官。攬了錢來。在京揮霍。目下全都歸了租界。望想闊老活動市面。不用打算了。八旗的餉銀。亦不必盼回十成兒。但求七折八扣的到日

話

竹

園

靈

話

子準鬪。亦就不容易的很了。京官多半是外省人。家眷來去無定。只有向京外匯款的。斷不能再將大宗現款。送到京城來。再以三五年前說。出洋的回國。學部投考的。那一位。亦得帶點兒現款來。運動運動。以後的文人志士。凡是權利思想發達。手段狠辣。在新界最歡迎的。可都要由京裡向家匯銀子了。所以北京的市面。非另定方針。斷不能回復元氣。

還有一說。亦與市面有關係。將來京旗若是出京開墾去。旗餉必不在北京放了。目下貧民日多。衣食難顧。不必談大小生意。就是淨賣雜貨麵兒。亦怕不賣錢。(八個銅子兒一斤。沒錢的窮人。真吃不起。嚶。國民生於今日。惟有餓死是真自由)。

據我的拙見。北京本是死碼頭。須設法使他變成活碼頭纔好。東有京奉鐵路。南有京漢鐵路。北有京張鐵路。四通八達。現在總算便利交通了。大家齊齊心。先由多立工場入手。好壞貴賤。家家購買本國貨。向日仰給於人爲生活的。勤儉勤儉。改爲勞動自食其力。穿布的。高低必

買愛國布。(自己的棉花足用。只缺自己設廠紡紗)。抽烟的。高低必抽葉子烟。(潮烟水烟蘭花錠子。全比烟捲強。自造火柴更好。惟原料皆是外國貨。連小木棍兒皆是外國的。不如不)。諸如此類。總以助銷國貨爲宗旨。速救目前之急。以拙勝巧。先使利不外溢。一面由實業經驗家。急速研究仿造。日日求新。一面提倡京畿農業。以興自然之利。三五年後。使北京市面。變成一個農工土產最發達的市面。商店變成大發莊的商店。人民變成樸實耐勞動儉的人民。北京的市面。雖不能十分熱鬧。亦不至十室九空了。北京城的住戶。雖不至家給人足。亦不至滿街乞丐了。若是不改方針。專守舊日的習慣。等不了二年。賣孩子都賣不出錢來了。(賣的多麼。吃食貴麼)。

對於天津電車殘害民命之平論

竹園

(宣統三年辛亥年閏六月二十七日第
一千六百八十一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天津自敷設電車以來。這幾年。被亂波撞死的。不計其數了。成殘廢的

更不計其數了。從前有許多人。原諒他們。都說是無心中的誤錯。近年一體驗考察。纔知道是故意殺人。

本月二十二日晌午。南門西。軋傷了一個巡警。二十三日晌午。北門東。又軋傷了一個老頭兒。（詳情已見本報新聞）。我今天。說句冒失話。像這類慘事。無論是中國人。外國人。富貴人。貧賤人。凡聽見看見。不動心的。必非人類。

嘗聽說電車的機關極靈快。要走就走。要住就住。能於二尺以內。一搬機關。立時站住。（譬如電車正向前走。見車前距離五尺。有一個人。車上一搬機關。立時能於五尺以內站住。如此看來。他們能站住。偏不站住。視人命如兒戲。可斷他們是有意。不是無心了。

我又嘗聽人說。電車司機人。最恨有人在電車軌道上穿過。譬如電車東西走。有南北往來的人。不能不在電車軌上橫過。然而橫過的。全是左右看顧之後。見電車相離尚遠。纔敢急急跑過去。假如相離有一丈多遠。行人疾忙跑過。開電車的人。必然怒目橫眉。連碎帶罵。並用手

竹

指着、咬牙切齒的說道。惱一惱。就欠把你個該死的東西軋死。此等惡言語。不止一次。聽見過的。不止一人。足見電車軋人。純是有意洩忿了。

國

行車雖踏鈴鐺。然而亦須容人有躲開的工夫。況且聾子瞎子。以及年邁的人。與婦女小孩們。或是外鄉新到天津的。全都耳目不靈。腿腳遲慢。司機人。果能慎重人命。該站住就站住。斷不致屢次傷人。今竟任意飛駛。不顧行人死活。亞賽滿街上跑虎豹。您想誰能躲的開呀。試問我們若是在外國的大街上。敷設電車。隨便飛跑。屢屢軋死外國人。請問成不成。

震

天津電車。這幾年。把行人軋死軋傷的。不計其數。最可痛。最顯著的幾案。是前二三年。東門南。軋死某姓小孩一案。軋死小孩之後。仍不停車。照舊的往南飛跑。第二是軋傷呂清揚女士一案。天津公立女學堂教員。女士坐着人力車。在東北城角電車軌道上經過。電車將人力車撞翻。將女士的手。軋碎了一隻。險些兒死了。第三是在西馬路軋死

話

張歪毛兒一案。八九歲的小孩。立時軋成三四塊。身首異處。慘不忍見。第四是在北門西。軋死畫舖學徒一案。十七八歲的青年。當時軋死。家中守寡的母親。痛不欲生。第五就是這回軋傷周警士這一案。（我不過略舉這五案。說個大概。要說電車軋死的人。軋殘廢的人。可不計其數了）。二十二日。軋了周警士。（脚已軋斷。落下來了。醫院已將傷腿鋸去。活活一個得力的警士。硬害成殘廢人。真令人可嘆可惜）。二十四日午後。哄傳周警士已死。未知確否）。二十三日。又軋一個老頭兒。（聽說已二十四日身死。要照這們隨便軋。請問天津人。從此還敢出街門一步不敢。請問全中國的人。夠他們軋幾年的。

凡事最怕設身處地想。果能設身處地的一想。公理自然發現了。譬如這被軋的周警士。是民政部外務部堂官的一位父母伯叔兄弟子姪。或是本省督撫道府大員的一位父母伯叔兄弟子姪。我請問諸大員的家裏。動何等感情。假如被軋的老頭兒。是地方議會議員的一位父母伯叔兄弟子姪。或是各報館主筆總理諸先生們的一位父母伯叔兄弟子

竹

姪。請諸君。設身處地的一想。發生何等感情。我再請。閱報諸君。人人設身處地的閉上眼睛一想。假如我們的父母伯叔兄弟子姪。活活潑潑的出門去。不多時。聽說已被電車撞軋。鮮血直流。肢體不全。我們心裏。發生何等感情。如此類推。我料當初批准電車的某大員某幕府。以及希圖乾股兒的某某闊人兒等。未必不撫衷抱愧。後悔當初利心太重。致貽百姓無窮之後患。暗損自己之盛名。

園

園

話

(推原禍始)(一)。(當初不該批准敷設電車)。天津雖是通商碼頭。然而地窄人稠。最易闖禍。果能把道路修的平平的。交通亦很便利。何必給外國人開利源。給本國人設陷阱呢。文明利器。必須人民確受他的利益。纔算文明利器。若是又傷害本國人的生命。又妨礙本國人的生計。使人民日處於危險之中。天天頭上頂着一個死字。腳下躡着一個死字。前後左右。無不是死。一出大門。不知今天是活是死。請想這叫甚麼世界。若說外國皆興電車。文明與危險與日俱進。對。殺盡中國人的。就是此等高論。我想美國紐約。英京倫敦。人家全是電綫如蛛網。

。電車往來如織梭。可有一節。斷不能像我們這樣隨便傷人。英美若亦這樣。恐怕一天就得死幾百。怎麼人家輕易不軋死人撞死人呢。不必說外國。只論上海一埠。亦有電車。亦不像天津這樣隨便害人。天津本用不著電車。當初掌權的權力。亦足可批駁。無奈被一羣利令智昏的人竭力運動維持。致有今日之慘禍。（即傷害人命。又妨礙人力車騾子車的生計。沿鐵軌的買賣。全都不賣錢。害處說不盡。若無電車。則行人平平安安的走道兒。就是徒步。亦不驚惶。而且筋骨運動。於體育上。亦暗收效益）。並聽說。電車公司的股東。全是中國官員。僱出某國人來頂帽兒。此足見利欲薰心。不顧民人死活了。（近來我留心體察。見電車公司又添了一二洋人。難保不是華官將股子賣與洋人。以成其錯要錯到底之功業）。假使當初中國官毫無利心。全是外國人的原動力。我看堅持不准。亦斷不能因此就失和動了兵。總而言之。官府貪小利。忘大害。不體察地方情形。不顧恤百姓困苦。受了洋毒的新志士們。再強非做是。不知道祖國內地的真情。一班盲從瞎哄的人。再一隨聲

附和。所以使有識者忍泣吞聲。老成者緘口退後。事事辦到後悔遲。事事辦到被人算。在官長與新志士。當初亦全是好意。並非有意誤國害民。然而一是利心重。一是閱歷淺。所以中國纔有今日。（事事如此。不只電車一端）。然而電車已設。人命已傷。往事空追悔。莫能挽回。我再就着敷設以後。推求禍首。（天津既如此。北京就不可一誤再誤了）。

（二）（由電車公司的貪心無厭）。按天津圍城一周。約有九里多地。公司限定二十七分鐘。必繞一周。遲到的罰錢。故此司機與賣票。全是因爲怕罰錢。纔開足了機關一飛跑。電車駛的快。就容易軋人。一天多繞幾周。公司就多進許多的錢。只顧了他多進錢。可就把中國人的性命。看成豬狗不如了。（去年秋天。我訪詢電車生意情形。據說每天出車四十輛。每天賣票進款。銅元八萬二三千枚。約合六百數十元。是每月約賣二萬元以外。每日燒煤十一二噸。約值六十元上下。每車上司機一人。賣票一人。連擦車打旗的。共用百餘人。每人每月十數元或七八元。大約每月人工。我們中國人賺不回二三千元。其餘全是人家的。今年

圍城的車。每輛又加副車一輛。客位還是擁擠不動。出的車更多。進的錢亦就更多了。中國官紳士庶。日日言挽回利權。挽回者如此。令人浩嘆。然電車公司。今年又要拆河北大街。推廣軌道。尙不知如何結局也。(二)。(由於司機與賣票的太無知識)。公司定章。雖然限定的極緊促。然而因快闖了禍。可是司機與賣票的身受縲紲之殃。每月爲十幾塊錢。替外國人打人命官私。真不值得。怕罰幾角錢。就輕傷本國同胞一條性命。更不值得。甚至有一混上電車的鬧事。真有比當外國巡捕還暴橫的。奴隸性根。又彷彿比中狀元做大官還體面的。(大官亦是此種心理。所以說中國必亡)。誰無身家。誰無性命。何苦幫著外國人。自殘同種呢。若爲家計所累。不能不謀求這個事。大家可以結個小團體。向洋人說。工錢少了不幹。跑的太快不幹。惹了禍。傷了人。替公司打了官私。家裏向公司要幾千塊錢的酬勞或恤銀。如此一辦。他自然就不逼著你們快跑了。

(四)。(由於官府玩視民瘼)。年年軋人。月月碰人。官府並不設法取締

管

國

義

話

。保衛人民。犯事到官。又一概從輕縱放。司機人。以爲軋死人歷來不抵償。至重不過幾個月的苦力。公司中。以爲軋死的亦是中國人。辦罪的亦是中國人。反正不用洋人抵償。亦傷不著公司的財。傷不了公司的買賣生意。所以屢次軋人。習以爲常了。假如官府認真的嚴辦。凡軋死人。照故殺律減一等治罪。外罰該公司若干元。以一半周恤被軋的家屬。以一半周恤司機的家屬。碰傷或軋成殘疾。再減等罰辦。如此的保護民命。維持公安。我看自然軋死的就少了。這幾年。凡被軋死的。只可說官府縱成的慘劇。亦無不可。此後我但盼官府。凡聽見電車軋了人。只當是自己的父母子弟被車軋了。良心一動。自然就不瞻徇情面了。(二十二日)。軋傷巡警。聽說有些旁觀的人。憤恨不平。砸毀了玻璃。毆打司機的。此等舉動。按著法理說。似乎不文明。然人人有血心。正是天良未滅處。假如涼血動物見了。必然談笑自若。還看熱鬧兒呢。(二十三日)又軋了一個。警道怕有不法之人。再砸毀車輛。派差遣隊隨車彈壓。維持公安。其中有一層不解的淺理。就是滿街上跑電車。

竹

軋死多少人。不算不法。因公憤砸毀玻璃。反倒落個不法。怕砸電車。纔派兵彈壓。可不因為怕傷人命。取締電車。鄙人並非說這羣人砸車砸的對。我是嘆此等辦法。將來何日不軋人。不砸車。

(五)。(由於地方議會放棄責任)。電車隨便軋人。屢次有人遞說帖於議事會。雖亦批答。究竟不知怎麼就不題了。目覩鄉人日日在危險之中。漠不動心。並不拚命的干涉。地方上。何必有此議會呢。若說當年的合同章程。訂的不妥。傷人的罰則太輕。然而人民性命所關。我們闔津可以不認。假如他當初定章。軋人白軋。我們就默認他白軋嗎。(當初中國官與公司定的章程。軋死一人。賠洋二百元。或是二百五十元。我記不清了。請想。二百多塊錢。害死一個人。不是白軋是甚麼)。(開辦之初。若軋死一兩個大員子弟。此章早就改訂了)。中國官。歷來是不關心民瘼的。地方議會。本是人民的保障。不知道盡天職。負責任。地方人民。可就真沒有指望了。將來還愁不死無葬身之地嗎。近年屢屢傷人。議會不出全力為民爭命。所以養成今日之禍。

話

撥

園

竹

(補救之法) (一)。請言官將天津電車變害民命之情形。據實入奏。或由愛國愛民之正公大臣。函請直督。設法挽救。

(二)。先調查該公司之股東。確是中國人。抑係外國人。若係外國人。可由郵傳部籌款購回。改歸官辦。既歸官辦。則巡警道自然容易與電車局的總辦。商議行車的辦法了。或歸巡警道或勸業道兼辦亦可。

(三)。如查係中國官紳之股。可以勸其將洋人辭退。揭明為中國人之產業。奏明立案。由中國人。自行經理。官不干預。(既係商業性質。股東等無妨露名。何必用外國人頂帽兒擋橫兒。我們中國人。果然命該軋死。亦是教中國人軋死。不教外國人軋死。此中還有國體的關係)。

(四)。地方議會。可以聯合順直諮議局。公決籌款收歸自辦。

鄙人對於電車公司。以及司機賣票的人。與那些被軋撞的人。準保是毫無恩怨。不過我目覩津人日蹈危機。無人保護。各人自己亦無法防衛。人命輕於鴻毛。後患不堪設想。即以二十二日的情形而論。假如出幾個渾小子。弄死兩個外國人。(左不是。弄完了一跑兒)。或是釀成了

意外的大亂子。請問這個交涉怎麼辦。二百塊錢一個。恐怕了不下來。倘再有匪人乘機肇亂。到那時。誰是良民。誰是匪類。請問官府怎麼緩平。語云。防患於未然。又云。明者見微而知著。在電車公司與官府。以為軋死幾箇平民。本不要緊。然而因為軋死了人。鬧了大亂子。可怕不能不要緊了。大家想和平法子補救。民之福。亦國之福。倘再因循敷衍。恐怕中國人的禍。未必不是外國人的禍。願關心大局的。急速維持。

工藝求進步之法

(見民國元年即壬子年七月初七日第
二千零三十三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園

中國土產豐富。財用怎麼常患不足呢。論者每歸咎於工藝之拙劣。以中國人製造之物品。與外來之製造物品比較。總不如外來的精巧。總不如外來的適用。於是購物者。皆取其精巧適用。所以纔大銷外國貨。我嘗尋思我們中國的工人。並不十分拙笨。而且常有聰明精細過於外人的時候。這製造總追不上外人。是甚麼緣故呢。我今再四的尋思。始得其受病之根本。

中國工藝製造。所以失敗的原因。由於工家商家用物家。三方面。各不相謀。陳陳相因。數十年如一日。工人製造。怎麼學來的怎麼造。死守老規矩。按步就班。此物究竟是暢銷是滯銷。他毫不聞問。假如一年比一年滯銷。製造出來賣不動。他亦知道發愁。嘆氣咳聲。不過說是年月不好。買賣不賺錢而已。所以然怎麼滯銷。他概不研究了。

中國商人。曆來只知道賤買貴賣。這方面。不指導製造的工人。那方面。不考究買物的喜惡。譬如有一種製造品。今年比去年滯銷。或是一年比一年滯銷。他就知道明年少定此貨。而此貨因何滯銷。概不研究。中國人。買物品。自然是全揀好的擇。(各國皆然)。然對於本國貨有不適用的時候。他就是一個不買。並不肯指導商店。令其轉告工人。設法改良。所以使公共的生活。暗受影響。

我今天。一樣一樣的把他指實了。諸君自然就明白了。第一先說磁器。中國磁器。環球著名。近年怎麼洋磁暢銷。中國磁日見滯銷呢。不必說投外人所好。行銷外國。果能投我們中國人所好。能暢銷於本國。就是

無窮之利。譬如小茶壺兒。端把小茶盃。或是帶托碟兒的茶盃。近年講究之家。用項最廣。仔細一看。滿是洋磁。老年間。客到獻茶。多是銅茶托兒上。一個磁蓋碗兒。近來蓋碗兒不大時興了。假如你到磁器店裡。去買磁托碟兒的磁茶盃。買一對。或是買幾對。他只會說。沒有一字。再不然。硬向洋貨舖裡支。就彷彿此項新貨。只應當洋貨舖賣洋磁。我們向來不預備。以後還是高低不預備。商店如此死心眼兒。燒磁器的焉能知道市上銷甚麼呢。假如磁器舖會做買賣的。就應當把洋磁的各項暢銷貨。每件給江西磁窰上。寄一個樣子去。或把洋磁那件不好。那處當改形式。當改顏色。當改花樣。詳細寫了去。定燒多少件。貨到之後。除去留門市之外。再發洋貨舖。再發本行。你看多銷不多銷。

中國舊式磁茶壺。歷來是壺嘴兒細小。倒不出茶來。適用不適用。磁器店管不着。（因此纔日見滯銷）。江西磁窰上的工頭匠人。他們亦不知道此弊。（本來多一半是粗人。焉能懂得調查商務）。一來二去。可就讓洋磁捷足先登了。其實洋磁比中國磁。有甚麼特別好處呢。同是一樣

竹

的泥。同是一樣的燒。不過形式求新。顏色求新。花樣求新而已。時時刻刻。考查用主兒適用不適用而已。然中國工商。尙在閉關固守時代。求其自知考查的。實在是千裡拔一。惟有盼望熱心愛羣者。每購一件中國物品。凡有不適用的時候。可以隨時登報。勸其改良。久而久之。自有效驗。

再說大瓶大罐帽桶等等。近年已不大時興。（擺設多改洋式了）。莫如多燒新式小花瓶兒。小花盆兒爲妙。至於大瓶嫁粧貨。亦可改改新花樣。不必拘定了太獅少獅。美人皮球兒百古。果能變個新像兒。就可以暢銷多寶錢。（舊式的。可以銷四鄉）。

前月我教人由估衣街。買了一個二號磁鴨池。只見池幫兩旁外邊。每邊有兩個小鼻子。每邊掛著一個極細的黃銅半圈環兒。不必說擱上鴨子澆上湯。只這個空池。管保一提銅環兒。池必落地。明明是個吃緊的地方。他偏弄個瞎配的細銅環兒。虛應故事。買妥之後。磁器店的凡還囑吩了一句。說。這兩個環兒。可不結實。您回去教鋸碗兒的。另給做

兩個。(勞駕)。諸君請想。此等製造。此等商戰。焉能與外貨爭強。磁器店。理當做好了極結實堅固的銅環兒。然後再賣。不怕再貴上一兩角錢去。用主兒亦是樂意的。再不然。簡直的不用銅環兒。改在池子幫的上邊。燒就了兩個磁耳。寬樑兒。向外閃著一點兒。使人伸得下三個手指頭去。如此一改。不但不燙手。且免環子折了。池子墜地。燙腳傷人。磁器店定貨的。須勤到各洋貨舖調查。勤給審上去信。專心揣摩用主兒的心理。纔能收改良的效驗呢。至於各口岸的海關。對於中國磁的稅。不知道比外國磁入口時。是輕是重。但求中華共和國。完全獨立。收回海關。自己收稅的時候。我們中國一切貨物的稅。自然就比洋貨納的輕了。(諸君只要改良製造。工商一定振興)。

再說絲織品。山東繭綉。河南棉綉(魯山綉)四川綉。貴州綉。是春夏秋令的通用品。二三十年前。尚暢銷通用。近年反見不著穿的了。二十歲上下的新志士。竟不知中國有此物品。夏令洋式衣服。反買外國洋行的去。各大洋貨店。綉緞店。布店。應當給各省去信定貨。今年總算晚

竹

了。此項貨。明年一定暢銷。（留神洋商。預先交定錢。包買原料。人家織出來賣大價。我們的織工。一定得停機歇工）。夏布。官紗。紡細。庫緞。寧紬。機面不窄不寬。恐不合做瘦小衣服的用項。剪下來的廢材料。全是正項花出去的錢。（譬如男子衣服。下午一尺一二寬。女衣一尺上下寬。而原料若寬一尺二三。或二尺四五。全算合用。就怕一尺五六寬。白糟蹋幾個大尖衩。固然是領條兒。紐絆兒。托肩。貼邊。還有許多用項。究不如少騰爲妙。若改服制。此等處尤須研究。洋縐。串紬。夏布。皆犯此弊）。

鹽

再說料器。山東來的。就會燒花鐺子。（銷外州縣四鄉）。天津河東地方。我見有燒痧藥平安散小瓶子的。有吹蘋果柿子佛手桃兒的。有燒琉璃喇吧的。兩間小屋兒。三兩個苦手藝人。圍著一個大火爐子受。通行暢銷的煤油燈泡子。藥水瓶子。茶盃。酒盃。花瓶。玩物。反倒沒人燒。（本錢太小之過）。（煤油燈泡子。由庚子後。日本人在天津鬧口地方。已設廠製造。大發大賣了）。天津北營門外。有一處料器廠。能燒酒

話

竹

國

燈

辭

瓶子汽水瓶子。前二年。我打聽著很發達。近來不知怎麼樣了。我們中國。有的是料器原質。此又是通用的物品。何不竭力推廣製造。以圖利源呢。（料器製造最精巧者。莫過於廣東。前年南洋賽會。廣東因此即佔優等地位。惜其所造者。多奢華品。於日用常行的物品。未甚留心。北省某廠所燒的玻璃。聽說原質弄的不甚淨。掛上水銀之後。常見細泡與柳紋。然山東省的玻璃礦砂。取用不盡。果能多燒玻璃。推銷各省。專用於門窗壁燈等項。亦可抵制外來的玻璃）。

再說紙張。近年銷路最廣的。莫過於印書印報的兩項洋紙。只此兩項。已給外國開了極大的利源了。中國宜趕辦大紙場。先造此項粗紙。教育部先組織印刷科。專印各項教科書。印成之後。令各省學堂。不准買外國紙所印的書籍。各省報館。亦要結個團體。印報的紙。一律取之本國。（中國初造報紙。不免貴一點。若每紙一令。貴五角錢。每千份報。每月纔多花十幾塊錢。加在報價內就成。只要大家一齊用。能有一埠倡行。他處自然聞風而起。中國紙業的生計。自然日見發達了。各部各

論

省各州縣。以及自治團體。公文牘籍信封。一律不准用洋紙。若通盤改

圖

彙

話

用本國紙。我看只造紙一業。又不定救活了多少萬人。

近年天災人禍一齊來。人民的生計。是非常的艱困。政府若不想根本上的救濟法。恐土崩瓦解。就在今年。官場辦實業。外行辦實業。熱心有餘。經驗不足。終歸是徒耗資本。不如設法提倡指導。維持助銷。最能實惠及民。其餘各項工藝商業。仿此類推。（如銅墨盒。鐵鍬。一切鐵器。以及極瑣屑的物品。如砂鍋瓦盆之類。凡使用不順手者。皆須改）。總是大家同負研究的責任。誰想起來誰說話。或口說。或登報。或函知某行某舖某工場。一力的催他們進行。中國人。果能改良製造。推廣日用常行的物品。既收利用厚生的實效。且使游民日少。財用日足。此時我們但求不起內亂。四民安業。勻出工夫來。布置一切。足可抵禦外患有餘力了。

女子當求學問

（見民國二年即癸丑年三月二十九日第
二千二百八十一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園

(原署名頑固)

竹

中國古時的女子。最講學問。史記所載的。已竟書不勝書了。近代女學不興。婦女多習於驕惰。家庭既缺少賢婦。子女們亦就多不好學了。

北省的女子。更不講究讀書。把讀書識字。看成不應當似的。所幸者。風俗儉樸。女子多能耐勞。針黹烹調之外。還都能過個小日子。雖沒有甚麼出奇特色的本領。尙能保守門庭。

近年風氣大開。各省多立女學校。女子上學的。日見其多。把從前固陋寡聞的風氣。一變而爲開通了。纏足的。亦都放了脚了。不識字的。亦多能識字知算了。按理說。這總算是好現象吧。無奈學說兒太新。有些個舍本求末。風俗又日尙奢華。反把舊有的樸素耐勞。貞節堅忍的好習慣。都給漸漸的更變了。

二三十年前的女子。無論貧富人家。凡到十幾歲。都能做些切用的活計。一舉一動。無不有禮法有規矩。衣服鞋襪。全是自己家中做著穿。勤儉耐勞。樸實安靜。等到出閣之後。多能佐夫理家。錯非極野蠻的人

家。極沒規矩的姑娘。輕易沒有太離大格兒的。

近十年可不然了。養女之家。把女孩慣得極沒樣的。串門子。數板凳。認乾親。拜乾姐兒們。胡吃混穿。走走逛逛。不是聽戲。就是鬪牌。甚至與歌妓往來。男女混雜。出入裏外。滿不迴避。迨至膽子越來越大。臉兒亦拉下來了。拿着沒羞當有理。明擺著不對硬說對。滿不在乎。可就離着丟人現眼不遠了。

我願養女之家。以後務要守定了老規矩。無干的男子。不可使他見面。內外的界限。總要分清。從小兒就要教導他識字知書習算。針黹烹調洗衣裳。件件都要練習。十二四歲。就不可教他出門上學堂了。只擇幾家老親舊友的女孩子。大家請一位品端學正的老師。在家裡立個書房。女子教科書。女四書。女孝經。訓女遺規。各種格言。都可以講講。居家過日子的道理。甚麼叫是非邪正。總要譬語解說明白。日久天長。自然有效。在家作個賢淑有德的女子。出了閣。必定給夫家整理家庭。一輩傳一輩。在家庭教育上。做一個好榜樣。家齊而後國治。女學的關係

竹

國

景

論

豈不是最要緊的嗎。

長舌婦

（見民國元年即壬子九月初四日第
二千零八十六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園

（原署名樂天）

中國女學不興。婦女多半失教。老實未讀書的。每日困守在家裡。又沒有甚麼明白女子的交際。少智識。缺閱歷。無學問。無才能。心氣鬱悶。度量窄狹。見聞固陋。眼光淺短。這說的是普通的程度。

一千人之中。出一個賢良的。性格不過柔順。或者就須軟弱無能。稍有才能的。又未必準賢良。未必不好詐。未必不陰險。未必不狡妒。不好詐陰險狡妒的。未必不愚蠢。未必不冥頑。未必不糊塗倒扯。未必不刁惡歪纏。亦有終日吃飽了淨哭喪搭拉臉的（饒的）。亦有無事生事找氣生的。（亦是短餓的緣故）。大概。中國婦女。每百人之中。未必能求十個完全的賢德明白人。所以中國有妻室的男子。無一日不在煩惱地獄裏傻混。苦境多。樂境少。事業萬不能發達。

竹 園 震 節

中國婦女。最普通的壞毛病。就是舌頭長。所以古人管著撥弄是非。叫作拉老婆舌頭。說文話兒。就叫長舌婦。婦女最大的壞習慣。就是愛翻噉。屁大的事情。本不值一個銅子的事。不值一句話的事。不說亦就沒事了。或是略微一說。亦就沒事了。他必要。絮絮叨叨。唧唧噥噥。噉噉噉噉。陳穀子。爛芝麻。拉筐羅。扯簸箕。翻翻噉噉。噉噉叨叨。沒頭沒尾。沒情沒理。沒結沒完。極小的一點事。必要給翻噉大了。大事必給翻噉出人命來。等到翻噉出大禍來。不過就會咧著大嘴一哭。事情在初一起的時候。他可是一句亦不讓。多言多敗。禍從口出。翻噉噉叨之外。另有一種愛拉舌頭的人。有枝兒。添葉兒。甚至憑空捏造。東家的話。傳到西家。西家的話。又傳到東家。一來一往共兩傳。就能傳出無數的是非來。人家鬧了事。他又充好人兒。此等婦女。實爲中國家庭社會之一大害。是男子終身之累。而且最多最普通。

糊塗婦女。不能佐夫理家。（就是不能幫助他男人過日子呀）。家業一輩亦不用打算發達了。糊塗媽媽。養活糊塗子女。一輩傳一輩。不用

打算明白了。中國人最苦的境界。就是處家庭。過於激烈了不成。過於涵養了亦不成。無論甚麼樣兒的男子漢。亦逃不開這一步大難。真是終身之累。除死方休。

補救之法。第一是不聽婦人言。耳軟心活的必誤事。第二是時常對他們演說。（其實亦是白演說。聽不入。甚且反倒瀝氣）。古人誰好誰壞。今人誰好誰壞。都要一一的比方。第二。要常使婦女出門練習辦事。教他在正當交際場中。長些見識。增些閱歷。他自然就把向日鼠肚子雞腸的脾氣。慢慢的化開了。（亦要留神拆白女匪。並禁入一切遊戲場所）。第四。要教他有點自立的學業。使其能自養自身。至下的下策。是脫苦求樂的法子。第一是。晚成家。非有心投意合。性情對勁的。不輕議婚。第二。少在家。第三。拋家遠離。中國人。非把家族的麻煩苦惱破除掉了。決不能做一件事情。中國的女子若永遠不明白。國家永遠不能富強。家庭教育。社會經濟。不用打算進步。孔子說。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未免把女子看得太不值錢了。據我看。

總在乎風俗習慣好不好。教育講不講。（中國女子。可教之才甚多。學甚麼。會甚麼。只看造就如何耳）。處此時代。既無好教育。又不改舊日的壞習慣。中國的女教。從此就算完了。

不懂交情

（見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八月二十
六日第三百七十號竹園白話報）

竹園

乖僻自是。任性執拗。遇事拘滯不化。翻臉不認人。俗語呼爲不懂交情。就是不知道交朋友道理。再往深處說。就是沒有朋友一倫。

中國的大小事情。全壞在不懂交情。國與國。原有平等的交際。遇有事件。原有一定的應付。我們中國人全不懂。故此當初乍一見外國人的時候。把外國人看成夷人野人。以屬庸之禮。對待外邦。就彷彿天下惟有中國是一統天下。惟我獨尊。中國以外。全算不了國。全稱不起大皇帝。凡有稱皇帝的。全算僭妄。再不然他就引經據典。說甚麼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意思中。以爲中國是天下地上的中心點。禮義教化。最文明最高貴。除去本國人之外。旁人直不配與中國人並肩而立。此等愚

竹

想。全由於少見寡聞。不懂外交的情形。致生出種種妄自尊大。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惡結果。交涉決裂。輕啓衅端。全由於此。

蘭

這雖是五六十年的現象。可是一兩千年的造因。說到眼下。此等思想。仍有多一半沒化過來的呢。諸君若不信。我說箇證據。諸君聽聽。去年有兩位半通不通的念書人。某甲某乙。我們三個人閒談。某甲說。目下各國真把我們大國給欺侮苦啦。反正他們黃毛綠眼兒直腿。坐不了皇上。某乙說。你說他們坐不了皇上。眼睜睜的他們真敢自稱大皇帝。憑他們也配稱皇帝。這不是眼睛裡沒有我們中國嗎。我聽了之後。將要說說。某甲看我不以為然。頗有不悅的樣子。我怕因為閒談抬杠。我就趕緊用旁的話給岔開了。

登

對於國家大事。是如此思想。對於社會間一切事情。也無不如此。居家不知道有鄰舍。死門死戶。六親不認。隔院有了災。他說不與他相干。同院有挨餓的。他也毫不動心。遇有親戚朋友鄰舍求告。他是毫不通融。說話辦事。毫不講面子。這類毛病。全由於妄自尊大。就知道有自

語

已。不知道有旁人。要說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這類人。他是滿不懂。

論到做買賣。也是如此。他要做某行生意。旁人全不配做此行生意了。把同行是冤家五箇字。牢記在心。不懂甚麼叫同行的義氣。遇事毫不通融。毫無面子。再下一等的人格。是排擠傾軋。自殘同類。恨不能同行全都歇業。只許他一家開張。見人家生意發達。立刻就紅眼。必要設法傾陷推倒。此等人。自以爲是大智大巧。豈不知俗語說。天下是人人之天下。傾軋同類。豈不是枉壞心術嗎。誰也害不了誰。不懂交情的病原。全由於自幼兒不出遠門兒。不見外人。不經外事。少見寡聞。如井底蛙。如甕中蠶。眼光極小。養成自大自是不平不正一種嫉妒劣性情。此等人。無功於社會。貽害於己身。少年人。萬不可與此等人共處的。語云。練達人情皆學問。洞明世事即經綸。又云。但得一步地。何須不爲人。故此我們爲人的生在上。總要心地豁達開通。不可鷄心鼠量。欲用此等功夫。須從幼小時。教他多見高明賓客。多親明白師友。教他

份

圖

靈

話

練習辦外事。不可在罐兒裡養活孩子。書房裡的習氣。書包裡的見解。千萬要掃除淨盡。出了學堂的學生。總是教他學習二年買賣。練習練習經濟學。看看人家接待朋友的道理。能把書生習氣化淨了。自然就沒有不懂交情的事情了。

勸勸苦國民

(見民國元年即壬子年正月二十七日第) 竹 園
(二千八百七十七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原署名公僕樂天合稿)

前天我作了一段勸軍人的演說。軍界的老兄們。若是真心聽了勸。高低不受奸人的煽惑。高低不見財起意。人心從此可就漸漸的安靜了。人心一安靜。市面自然慢慢的活動。等到市面大活動。再收捐稅。好給各鎮籌兵餉啊。可有一節。慫吃飽了。可就別再搶了。我的爺。

聽說現在又招募新軍。爲的是彈壓土匪。此等新軍。可不知道將來搶不搶。要是有了器械就搶。還不如以此項餉銀。賑濟貧民哪。(這確是實話)。那位說。不招兵。誰彈壓土匪呀。嚶。沒有兵。土匪還好平些。兵

竹

越多。土匪越多。土匪有了器械。更不容易平了。十年前我就說過。「中國官場中。有多一半是游民。軍隊中。多一半是土匪。以游民治游民。以土匪平土匪。中國永無安寧的日子了」。這話說在十年前。不幸而今果驗。假如庚子以後。即在教育與實業兩宗上入手。不高談闊論。不舍近求遠。何致於像今日之糟呢。（請看笨老婆養孩子的演說。便知道了）。今日我們這段演說。題目是勸勸苦國民。嗒們不必瞎套近。乾脆說。就是勸勸嗒們本國的窮苦老哥兒們。

圖

叢

話

南省不必論。嗒們就按著眼下北方的實事說。北京天津保府。連燒帶搶。二十年亦緩不起來。起事的固然是變兵。其實當兵的亦算受了奸人的愚弄了。真發財的。未必有多少人。而且窮人乍富。心裏亦是不好受。被獲挨刀送命的。很多很多。白把自己的性命斷送了。把軍人全體的名譽。毀了個稀糟。往後的事情。有許多的不好辦。（軍人的名譽已壞。到處教人隄防了。噯。一馬杓壞一鍋）。

至於窮人跟著搶。自己以為是不搶白不搶。豈不知。不貪便宜不受害。

外財不富命窮人。請看庚子年所有的搶哥兒。有幾個不遭報的。不是挨刀正了法。就是被槍排了。再不然被人家活埋了。再不然吃款嫖賭。弄一身楊梅大瘡。或是輪急了砸明夥。因為明夥又正了法。反正是連

老本兒全都拐出去。一個發生的亦沒有。此次京津保三處的變兵土匪。把商民毀了個土平。你們看將來他們的收場結果。請想。搶人的。要是發財致富。誰還安分守法的過日子呀。耍手藝種地。累的滿頭是汗

珠子。賺來的錢。吃著坦然放心。吃的香。睡的著。居心無愧。窮死認命。搶人坑人騙人來的錢。心裏鬧油。吃不下。歎不下。坐不安。睡不寧。有了金銀財寶。還沒有受窮的時候坦然呢。此次搶到手裏的。不是往

炕裡埋。就是往地裏埋。再不然往河裏扔。往野窪裏扔。隔著牆兒往街坊家裡仍。再不然央告著親友寄放。或是賤賣。或是用火燒。走在街上。臉上直轉色。一聽敲門。心裏就撲痛。(說的全對。我可沒搶過。那天晚上。我把街門闔的結結實實的。我們一家子吓的打哆嗦。連款嗽都不敢。還敢搶人去。只求不搶我們。我們就萬幸了)。其實呀。現在雖然

竹

平安。終歸亦得犯事。一年亦不定。二年三年亦不定。遲早遲晚。躲不開那一刀。

園

我今天。奉勸苦老哥兒們。千萬不要看着他們眼兒熟。窮死認命。歇粥要歇舒坦粥。消停消停。還是打個正經主意。或做小買賣。或賣苦力氣。掙錢養家吃飯。那是正文。不犯王法不担驚。一犯王法身無主。死了雖不算事。丟人實在惹蠢。教人家說。誰誰誰的後人。因為搶。殺在某處了。十年二十年後。後輩兒孫起來。教人家說。他父親當初是因為搶人殺的。你們想想。上算不上算。要是老老寔寔的各安本業。受窮不算惹蠢哪。

叢

再一說。此次變兵土匪。實在沒打過算盤來。（將來按著名册拿。一個也跑不了）。市面若是繁華熱鬧活動。人心自然安寧。交通自然便利。秩序不亂。無論上中下。全都好找飯吃。及至把商民毀了個土平。搶人的亦沒發財。窮人可全都絕了生計了。窮人未必全搶。這不是苦害好人嗎。（世上沒有成年指著搶吃的。趁亂打搶。不過一兩天。維持治安。

話

是長久永遠的。中國人若不維持。外人一定下手干涉。千萬聽我的勸。從此要安分守法。不可見財起意。記住了我幾句粗話。不貪便宜不受害。橫財不富命窮人。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敬勸清真教的苦教友

(見民國二年即壬子年八月初一日第
二千零五十六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原署名莫敏)

竹園

舊歷七月二十八日那天。是清真教齋月裡。「蓋德雷」日期。(俗呼爲夜頭。又呼爲夜坐)。只見要帖的。乞丐也。男女老幼。成羣結夥。足有幾百幾千。招搖過市。忝不爲恥。彷彿是應當的大典似的。這些無意識的慈善家。或出散燒餅。或出散銅子。明明是教人學懶。倭說是憑這個得回賜。據我看。不但沒回賜。而且是跟教門上行虧。平常主麻兒日期(即星期日)。亦是成夥成羣的沿門乞討。真正老邁貧苦的。不過十分之一二。年輕力壯的男女。指着要帖爲營業的。約佔十分之八。或是抱着小孩子。領着大孩子。一出娘胎胞。就教給他手背朝下。幼稚的好

竹

園

叢

話

孩子。受此等腐敗的壞習染。還能出產高人嗎。天主教。耶穌教。人家在中國傳教多少年。並沒見過人家成羣結夥的沿門乞討。惟獨窮回回沒羞沒臊。拿着丟人現眼散風水。當做了露臉的風俗。真寒苦。上年紀。有災病。偶爾要個乜帖度度命。原出於萬般無計奈。要像中年的男子。很可以給人家做活傭工去。不能賣力氣。亦可以做個小買賣兒。爲甚麼好吃懶做。不給回回家留個「以媽尼」臉面呢。教人家說。莫怪說是窮回回窮回回。真正是窮的不顧臉。但分知道齧蠢的。餓死亦不出來呀。還有一種不窮裝窮。每到七天一個主麻兒日。或是一年一回的小開齋。夜坐。大開齋。必故意的穿上破爛衣裳。頭不梳。臉不洗。出來要乜帖。手背朝下不以爲恥。以爲這是個便宜。(白得錢。繞一天。就弄好幾吊。本來便宜嗎)其實他們要完了乜帖回家。換上衣服。戴上包金首飾。小葉兒香片茶。熟牛肉。燒羊肉。是大吃一氣。等到六天之後。他再照舊的裝窮。還有一路佛教中沒志氣的窮人。假充回回。教回乞把他帶出來。一同要乜帖。要了錢來。分給帶的幾成。還有一種頭號懶骨頭

竹

厨

糞

話

戴一頂破禮拜帽兒。滿街上一要大也帖。(有印成名片。外帶養倆目。假充過路兒阿衡的。其實是真正大懶人)。裝模作樣。假充行教門。給回回破氣丟人。習以爲常。忝不爲怪。最可怪的是巡警廳道局區。不取締干涉。聽他們任意橫行。清真教的大鄉老們。專以出散爲慈善。出散固然是慈善。亦得看是甚麼事情。譬如有那真正品端學粹的阿衡與學生。人品極好。又有教門。又有學問。可是家境極其寒難。大鄉老們。就是常年供養他。都不爲過。皆因這班人。是教門中的柱子。沒有這班正經念經的。教門可就坍塌了。况且這班人。都是閉門受窮。絕不尋親找友。鄉老們要是打算出散。就請出散給這班人。譬如禮拜寺大殿講堂坍塌。無款動工。鄉老們捐助工程。這也是當辦的正事。要是無故的大興土木。那可就不必耗財了。其餘供濟學堂。憐恤老病貧窮人。這都是有回賜的好事。惟獨常年的出散瞎也帖。養活一羣好吃懶做無志氣的男女。我可是絕對的不贊成。小孩子一出土兒就要也帖。更是一件極可怕的事。將來必致是回回全指着要也帖爲營業。一個能出散的也

竹

沒有了。還有一班串寺的教門蟲子。貧嘴貧舌。終身以討要爲業。與那沒學問沒教門的散班老師傅。程度差不了許多。這三等人。外表不同。宗旨可是一樣。打着教門幌子。專指著白吃過活。緊關節要的辦法。就是給他留僧道無緣。概不打發。擠他們自謀生計。能激發的人人知道自立。您的那個回賜。可就大的多了。我的大鄉老哇。您別拿着錢。給回回造就廢人了。

寓言

事非經過不知難

(見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十四日)
(第二百一十號竹園白話報)

竹園

立於旁觀之地。論事極容易。所謂旁觀者清。及至身當其境。辦出來的。未必如人家周到。可見天下的事情。說着極易。做着極難了。我嘗見有把極難的事情。說得極容易的。他可是勸旁人辦。自己不過是嘴勤屁股懶一類。又有事外論人。事後論人。不體諒局中人的苦心。常把極好的人。說得極壞。求全責備。譏刺指摘。等到自己一辦事。辦不了人

話

發

園

家十分之一。弄不了三天半。齟齬叢生。怨聲載道。這類人。不但心地不恕。而且也足見他沒經過事情。

古人說。事非經過不知難。這句話。極有趣味。我們平日遇事體驗。極小的事情。都有點小難處。用人一節。尤不容易。將小比大。你也就知道辦國事的難處了。

局外論人論事。不可苛責。然而辦理此事的條理。不可不替辦事人熟籌細想。不替人想法子。專會從旁指摘是非得失。最能流入空談笑罵一派去。

辦事人。臨事須熟籌審慮。勇往直前。但求無愧於心。即不必過慮旁人的指摘。若是事事畏難。事事怕人議論。你可就一輩子別辦事了。

知道辦事難。故此辦事人。要勉爲其難。不可怕人指摘責備而退後。知道辦事難。故此論事人。不可把事說得太容易。不可把人家說得太無能。推己及人。設身處地。自然就沒有不勇不恕的兩種毛病了。我今天說個極俗的譬語。也是一段現成的寓言。

竹

當初有一羣耗子。(北人呼老鼠爲耗子)。開會議事。大家會議抵禦貓的法子。於是來了幾百個老鼠。公同開議。大頭目說。我輩晝伏夜出。所怕的不過是貓。我們若能把貓滅了。我們可就任意出入了。况且這幾年。我輩被貓殘害的。不知多少條性命了。言之殊堪痛恨。其中一個小耗子說。這也不難。只要我們肯齊心。大家一齊上嘴。幾百箇我輩。還敵不住一個貓嗎。於是排齊了隊伍。找貓挑戰。貓正在屋裏睡覺呢。幾百個耗子未出窩門的時候。還不打戰。一出窩門。可就打開了冷戰了。就有邁不開步的。就有跑回去的。及至一見睡貓。大家全都站住不敢前進了。可巧貓睡醒了。一伸懶腰一張嘴。把這羣老鼠。吓得滾的滾。抓的抓。貓一回頭。看見老鼠。立刻向前一撲。兩爪子按住四個。老鼠一個大敗仗。跑回窩裏。三夜不敢出門。這天因爲沒了糧食。又怕被貓擒獲。於是又開會議。研究抵制貓的主意。內中有一個最聰明的小耗子。自稱足智多謀。走到頭目的跟前獻策說道。咱們到銅鋪裏。先偷他個鈴鐺來。等到貓睡着的時候。咱把鈴鐺給他繫在脖子上。我們就

園

靈

話

竹

園

叢

話

可以隨便偷了。猫一行動。鈴鐺必響。我們聽見響聲。我們就可以躲避他了。還能被他擒住嗎。幾百個老鼠。一聽他這個主意。無不同聲喝采。說妙極啦。妙極啦。還是你的主意高。內中有一個老耗子。在旁邊不但不喝采。反倒冷笑着哼了一聲。衆耗子說。你笑甚麼。除此之外。你還有甚麼高見。老耗子說。你們所說的主意。固然是極妙的了。我請問你們一句話。這個鈴鐺。你們誰去往猫脖子上拴去呀。這一句不要緊。把幾百個耗子。問得閉口無言。這段不過是寓言。要知道世上的事情。不是專憑嘴說。還要能辦去呢。

❀ 諧 談 ❀

保身免病法

(見民國元年八月即壬子年七月初十日)
(第二二零三六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 園

(原署名 盛世頑民)

世上的人。全都好生而惡死。故此有一句俗語。說。好死不如賴活着。既然樂意活着。就得研究活着的方法。衣食住三項。固然是缺一不可

竹

了。然而無形之中。尚有幾條須注意。方可以保身而免病。

目下我們大中華民國。是什麼時代。正是個民主共和的時代。正是個平等自由享幸福的時代。通國人民四萬萬。須知道我們現在的身家。比專制時代。貴重的多多了。我們若不注意保身免病的方法。是輕棄此身。輕棄此身。可就不能享平等自由的幸福了。我今天。把共和時代的保身免病法。逐條的發明出來。諸君如果依法而行。自然要當日見效的。

叢

圖

話

(第一法。心中時時刻刻。要作已成了亡國奴想)。諸君。諸君。此條乍一看去。似乎不像句人話。其實確有個至理。存乎其中。昔人云。退一步想便是福。又云。知足無辱。知止不殆。又云。要足何時足。知足便足。又云。前人騎馬我騎驢。後面還有個推車的。這就叫。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我們中華共和大國民。不要淨看英法德日俄。怎樣強。怎樣富。怎樣爭雄海上。怎樣威震環球。若照此日日想去。必致於終日煩惱。吃不下。歎不下。晝夜盤算。恨不能立時強國。其實愁亦枉愁。恨亦白。

恨。愁恨到死。滿是白饒。不如退一步想。看那不如我者。波蘭人。印度人。越南人。高麗人。無國可奔。無家可歸。不齒於人類。永遠做强國的奴隸。受酷刑。納苛稅。絲毫的自由亦沒有。絲毫的權利亦沒有。全球恥笑。萬人唾罵。受盡了鞭撻苦楚。哭訴無門。妻女財產。被強國人佔了去。真是無處控告。不敢聲張。我們現在雖頗連困苦。究竟比他們還強的多。不必說外國。只按著庚子年的情說形。北京城的王公貝勒。尙侍大員。有給外國兵當苦力的。高樓大房闊宅院。人家隨便住。財帛衣物。人家隨便用車拉。藩臬提鎮道府大員。人家隨便用槍排。太太小姐。人家隨便在大街上擺弄耍笑。門前掃得不乾淨的。路燈不亮的。打架鬪毆的。高喊高唱的。聚賭耍錢的。揪了去。說罰一塊。就罰一塊。天津地面。亦是各佔一方。辛丑年的正月初一。不知死的鬼。還要作揖拜年。說甚麼見面發財。新春新喜。日本兵。見了拜年的作揖的。上去就是一槍托子。初一以後。居然就不敢拜年了。庚子年的直隸全省。就是個亡國的小攝影。何必再游歷越南高麗呢。我們現在雖然不富不強

竹

。究竟比越南人高麗人。自由的多多。越南高麗人。所受的罪。我們尙未受著一二。此時只可嚮知足上想。只當是已做了亡國奴。在亡國奴中。總算是最優等的品級。世上那有我們這樣自由這樣舒服的亡國奴呢。如此一想。毒塊頓消。立時就胸下豁然。多吃三大碗。

（第二法。看報不看國事要聞。不看各部命令。不看各議院各省會各團體的議案）。看報不看以上這幾類。只看看各處瑣聞。閒評雜俎。笑林小說等等。可以省却許多的堵心。天天心裡不發堵。又能多吃三碗飯。

（第二法。莫談國事）。時下最討厭的流行病。就是彼此一見面兒。就談起時事來。這個說。我們是民國的主人翁了。我們已竟有了參預政治的權了。又甚麼有了選舉權了。有了被選舉權了。官是我們雇出來的。是替我們辦事的。從此要重人道。實行平等了。那個就說。新官制亦定了。司法亦獨立了。以後是量材器使。不用打算鑽營運動行賄受賄了。這位又憂愁兵變。那位又盼望賠償。這位就咳嗽嘆氣。那位就仰天太息。把紙篇子上的時事。當作了見面必說的套子話。您瞧。這不是沒病

叢

口

話

竹

園

叢

話

添堵嗎。以後。朋友見面。有正事。辦正事。沒正事。談旁的。何必無故的找病呢。尤可厭者。是朋友議會之際。在座中妄談時事。大發牢騷。闊論高談。真是痴人說夢。無病而呻。能使全座不歡。既耽誤人家吃飯。自己又咬舌頭。這是何苦來呢。據我看。好壞隨他去。絕口不談。雖說是關心大局。其實是談亦無補。不如給他個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認了命了。既不給朋友們堆煩。自己亦可養養心氣。

那位說。旁人不談國事則可。若是報館記者。豈能不談國事呢。這話亦有理。然而我亦有個活動方法。編輯新聞的。給他個記而不斷。（紀其事實。不加論斷）。作論說作演說的。給他個天天瞎聊。甚麼開心說甚麼。甚麼年代遠說甚麼。除此之外。總是常替窮人想謀生治餓的法子。對於共和國家四字。少發議論。

（第四法。晚結婚。少養孩子）。那位說晚結婚。或可辦到。少養孩子。這可辦不到。其實。少養孩子的方。歐洲現已盛行。在人家。是另有所為。在我們。實在是日親生計日艱。百物昂貴。少一個孩子。即少一個

竹

園

叢

話

累贅。即少給外國人添一個奴隸。(已竟養了的。慫可別給拍死)。處在今日。行此四法。既能免病。又可保身。諸君對此演說。從正面看亦可。從反面看亦可。當作莊言亦可。當作笑談亦無不可。

衛生

病後談

(見民國二年壬子五月十一日第一)
(千九百七十八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園

昔人云。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我今爲之續曰。醫家得病一次。勝讀醫書十年。

凡事全有個內外觀。譬如甲乙二人爭鬪。甲將乙的手指刺破。鮮血直流。某乙疼得打戰。我等旁觀。亦知道皺眉憐憫。然究竟不知道他疼的真滋味。及至自己的手指。誤被小刀刺破時。那纔知道疼的真滋味呢。凡事皆然。可以類推。

鄙人於光緒乙未年(光緒二十一年)至今。此十八年之中。共得病四次。然每病一次。即增一次經驗。吾始悟世人必須讀書。而世事之恰到好

處。未必全是從故紙堆中得來的。蓋遇事留心。遇事體驗。積久便是真學問也。

竹

(一)光緒乙未夏六月。鄙人賦閒無事。遂赴北通州一遊。並欲看看通州迤南張家灣所駐之新軍操法。(時中日戰事未已。福建提督程文炳軍門。率洋槍隊三十營。駐紮張家灣)。頭一天。住在通州舍親家。次日雇一個驢赴張家灣。住於朋友某君家。看過早晚兩操。(彼時隨便旁觀)。次日午後。又返回通州。因過勞受熱。遂一病不起。壯熱譫狂。神昏發斑。病至半月。經醫調治。軀血極多而解。嗣經家嚴將鄙人由通州接回北京。而羸瘦異常。寸步難邁矣。到家後。復壯熱無汗。神識漸漸不清。舌乾口渴不思食。(此勞復也。然津液大傷矣)。彼時欲用人參白虎湯。又不敢用。而家寒那得好參。忽然間。想吃嫩菓蘊。急着人買來極嫩之菓蘊一枝。吃下後。不到十分鐘。即大汗淋漓。神清氣爽矣。舌上已有津液。聞見食物。已有香味。調理十餘日。遂大愈。

話

遠

園

旅行患病。爲人生最苦之境遇。以後凡遇有外鄉人患病者。須加意

愛護。亦一公德事也。

(二)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秋七月。同眷屬避亂於京西香山教親劉君家。時逃亂者成萬成千。多無投奔。迨至劉君家。則避亂之親友。已滿院滿屋。尚有北房兩間。惟無窗無炕無門。然荒亂之際。即此亦不易得也。遂鋪以乾草。上蓋蘆蓆。全家席地而居。晝夜間。但怕聽槍聲而已。

出門時。僅帶老米數十斤。而此時。器皿不完備。早晚僅食老米水飯。連鹹菜亦沒有。老米吃完之後。糧店皆被搶。無處買糧。僅在附近住戶家。買得整玉米粒數斗。煮熟食之。飲山水。臥溼地。加以日夜驚恐。滿目瘡痍。焉能不病呢。

中秋節後。由香山返家。遂患腹脹不食。面黃削瘦。徒步不能行半里。所最苦者。無醫無藥。無精美之飲食。至九月間。病更加重。德勝門外有個北德豐堂藥店。亂後復行開市。我即著人問一丸藥方。當時買來加味保和丸一兩。(大概是越鞠保和丸加味)。三錢一服。一服後。胸間即覺暢快。第二服。大小便得大通路。腹脹全消。飲食大進。病遂愈。自

竹

國

發

話

此。凡涼瓜水果。皆不敢入口矣。

轉年秋。病復作。其形狀。幾成單腹脹。上下氣不通。腹板脹如鼓。余卽配附子理中丸。三錢一丸。一日三丸。服兩日。見小效。不見大減。第三日。又加爛積丸二錢。瀉下大小便極痛快。後用四君子湯。附子理中丸。緩緩調理之。遂不復脹。

兵荒離亂。富者貧。貧者死。疾病恐懼。衣食缺乏。回想太平年家庭安居之樂。直不知是幻是夢。庚子拳亂。僅及直隸一省。其苦已不堪言狀。自去年武漢起義。至今數月之久。二十二省。幾無一片乾淨土。驚恐飢寒災病而死者。不知幾百萬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者。不知幾百萬人。士大夫只知結黨營私。爭權攘利。起閩胡鬧搗亂。其實宗旨目的。祇有做官分錢而已。誰又將無告之災黎。稍爲加意來。

(三)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夏六月。余在津事情極繁。一日不能離。忽接京信。舍下有病人。必須親往一看。遂將津事硬行拋下。心中不免暗急。至京診病開方後。又飲北京之井水齏茶。遂腹瀉不止。當服藿香正氣

竹 園 樓 話

合四苓散。加滑石車前子。不效。次日即返回天津。至家。則壯熱如熾。口大渴。脈極數。服導赤散。仍不效。旋覺心中煩急。以拳擊牆。並欲高聲歌唱。自思此熱瀉也。且小溲極短赤。津液已大傷。徒用分利。無益也。即命家中用開水熬酸梅白糖兩大盃。以冰隔盃振之。又煮山查數十枚。(山查。北京呼爲山裡紅。天津呼爲紅果兒)。去皮核。加白糖。亦有一大盃。亦用冰隔碗振之。此時。余心熱如焚。即將此三碗。相繼飲下。涼沁心脾。立時神氣清爽。倒頭睡去。睡醒後。得通快之小溲一遍。而瀉遂止。病若失。

夏令衛生。素食與節勞。並重者也。治病不可拘常法。貴在醫家病家。善爲體會變通之。斯病人蒙其福矣。

(四)今年由春至夏。積勞受熱。陰歷四月十四日(即陽歷五月三十號)晚。由外歸來。頭暈發熱欲嘔。勉強食菘豆白米稀粥一碗。旋服銀翹桑菊加藿香一劑。夜間得微汗。次晨極好。午後又大熱。背且惡寒。遂又照前方。加羌活防風荆芥。得大汗。身熱大減。背亦不惡寒。十六七兩

竹

園

發

話

日。偶見小熱。頭目仍不輕。夜多惡夢。大便不見。小溲赤色。然自胸至腹。並無痞滿脹痛諸症。腹按之亦不痛。口大渴思涼。而舌苔白膩。余不能決。不敢服藥。只飲涼白開水。及食廣橘廣橙葶藶香膠枇杷果之類而已。十九日。約某友診。此時脈極數而浮長。友慮伏邪未淨。而舌白便秘口渴思涼。大便仍不宜攻。即開一方。係銀翹甘菊。白通草。杏仁。枇杷葉之類。余以爲不效不喘。肺本無病。鼻乾唇焦口渴。上焦有熱。杏仁二錢。恐非所宜。然友人變秋令濕溫治例。用宣通開降法。亦不爲無理。余又以枇杷葉上之細毛。多去不淨。津中藥店。皆以蜜炙遮掩之。服後最能惹人欬。心中雖如此度念。未肯與友人明說。將藥抓來時。余即原方一味不動。熬得即服下。六點二十分服藥。至七點時。果不出我所慮。喉中覺癢。大欬頻頻。直欬嗽了一夜。未得眠睡。次日（二十日）又延某君至。告以故。彼此即議用白虎湯合調胃承氣湯。友人不啟用。議至再三。遂用生石膏五錢。知母二錢。連翹銀花白通草等各三四錢。佩蘭葉。甘菊等各二三錢。余見上焦已清。似不必再用表藥。遂

竹

議將佩蘭甘菊等刪去。改用茵陳一錢五分。(茵陳亦發汗然。能去溼也。一。另包川軍三錢。斟酌情形用之。(此時已五日不見大便)晚七點服藥。(用川軍一錢五分)。至七點三刻得微汗。忽然右鼻孔衄血不止。連衄四次。直至天亮始止。自是邪熱悉退矣。

圖

二十一日午後。口仍渴。大便仍不見。然亦無痛苦。小溲仍赤色。余已不願服藥。即將冰振過之大廣橘七個。一頓吃下。家中多攔阻。我說無妨。蓋橘性和平。非甜瓜黃瓜可比。其弊害。止不過腹脹而已。然一得通快之小水。其脹即消。我之表熱雖解。裡熱實未淨也。三點吃冰橘。至六點時。即得大便一次。胸腹開。極其舒暢。是夜即安眠。

錄

二十二三日。又晝夜不得眠。好思慮。心血虧故也。遂自擬一方。炒棗仁三錢。遠志一錢。歸身一錢。杭芍一錢。元參一錢。竹茹一錢。石斛二錢。鹽炒砂仁三分。白通草二錢。服一劑。遂安睡。次日又用白煮鷄湯加笋片。去肉用湯。煮粥煮掛麵。胃口遂開。(鷄湯只能用一日。若連用。即上熱矣)。又有友人來看視。代擬一安神清熱補血方。與前略同。茲

話

竹

不贅。余平日好飲濃茶。近數年來。知茶之傷腦損胃。遂改用淡茶。此
次一病。余始終不飲茶。邪熱退後。大便已通。即飲極開之熱白水。飯
食稍米飯。素熬冬瓜。煮極爛之掛麪湯。硬食輕易不敢動。偶一犯饒。
次日即微熱。端陽日。始能下地到院中。然元氣未復。稍一勞心。即心
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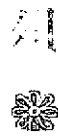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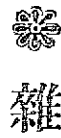
園

指身爲業。固知不宜過勞。然實不能不勞者。勞使然也。二十幾歲時
大病後。兩養十數日。即出門照常辦事。今則將近一月。尙不敢出
門辦事。氣血漸衰而難復。觀此。我不能不爲我一班指身爲業者懼。
我國於看護病人之學。素無研究。稍有心得者。皆由久侍病人。經驗
中得來。非普通之知識也。富人有病。則妾婢盈室。子孫繞膝。喧闐
終日。究於病人之所苦所欲。毫無知覺也。貧者無衣無食。有病惟聽
天由命。無錢講衛生。亦不知講衛生。此後。惟有醫家臨症問方後
。按照該病之忌宜。詳細指導一番。囑其應忌何事。應食何物。非惟
病人受益。亦醫家應盡之責也。

飛

話

竹



爲北京時報正宗愛國報解紛（見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竹園

近日北京時報。與北京正宗愛國報。因爲士使來華的事情。各逞意氣。各洩私忿。只顧了意氣爭。可就忘了局外人難笑了。鄙人獨不自量。自作詞人。可不知兩造。費我個個兒不費。

兩造因爲甚麼起紛爭呢。起初是因爲論士使來華。後來是因爲北京時報送了世魁一段來函。於是彼此攻擊。各不相下。其實全都有理。全都沒理。

北京時報。近一二年來。釀成一種刻薄風氣。不是你攻擊我。就是我攻擊你。因爲細微的事情。立刻就翻臉無情。罵大街。咬狠嘴。各不相讓。較村婦小孩。程度差不許多。招了一地笑柄。使局外人評爲同行是冤家。上等人必不樂意看此等報。下等人看了此等報。不但智慧不進增。反倒學了一副兇肚不鷄腸。報紙勸人合羣。報館先不合羣。報紙原爲開通民智。做報的人反倒量小如鼠。請想人家花錢看報。是爲甚麼呢。難道說人家爲看報館打醋架嗎。噯。好無味。

士使來華之初。北京時報。即著論駁斥。所說的。也未嘗無理。然未免也有太過慮的地

話

叢

園

竹

方。鄙人逆料我們中國必因此事。自起風波。一事未辦。自己家裏先搗亂。豈不是庸人自擾嗎。鄙人雖奉清教。然身為中國民。即當為中國謀治安。於是趕緊做了一篇論宗教的演說。意在賊住浮言。時勸大家。從此不談此事。免得節外生枝。隔完了。歸宿在勸政府振興孔教。而取法於天主耶穌清教各教之長。這是默為抵制的辦法。不是顯然排斥的辦法。對於本國。要盡畫簡安善和平久安長治之策。還要不違同教同行人多心。這篇演說。鄙人已發費周酌了。局中人。不能不原諒吧。

園

到了二十三日。北京時報上。忽然登了一段極無情理。極無宗旨。極無趣味的來函。下邊署名嚴臣世魁。其中的意思。是責備愛國報。截新聞天寶。又指正為狡詐。然後又牽扯上鄙人。說一人抄一國帶百字的演說。又指為道姓的。說了一大套小孩子見識的發話。彼時鄙人看了之後。可就一笑了之。毫未介意。怎麼講呢。萬壽節。警官轉辱。鄙人欲得其詳。更加查詢。原來上卷的國語何在演說。鄙人錄於報。曾註明北京時報字樣。此不過是鄙人演說。其事。更加按語。論警務的書失。按語。原論多數皆。原報具在。期許可謂中國之警察。明眼人自能辨之。既註明北京警報國語何在數字。即不得謂之抄。斯說亦上焉焉已矣。(報館之言論。就公其言論。斷言專利之說。乃世魁的來函。意混加考語。此人的程度。必是一位不常看報的人。冒昧乖張。不足較量。要說竹園報抄襲他的演說。哈哈。鄙人說句的嘴巴的狂話。我蘇兩碗茶的工夫。連說帶笑。提起筆來現想題目。時詞一段演說。就足夠登個三五天的。此等辦法。亦非自今日始

叢

話

竹

。已竟是十二三年於茲了。世魁冒昧糊塗。妄出此等來函。而北京時報。亦竟冒然排登。非但見識淺。尤覺度量小。彼時鄙人見報之後。即付之一笑。並趕緊與愛國報館去信。囑其亦付之一笑。不必答覆。次日又與時報主筆志仲悌先生。修函一封。勸其勿輕啓。乃函尚未發。而愛國報遂登出王識一先生并蛙演說一段。語中牽涉仲悌先生。而仲悌先生。於二十六七日。又登演說。痛詆回教。似此挾嫌攻擊不已。何可罷休。是土使來華。未必爲亂。我們自己家裏先作亂。議論越偏激。反動力越大。是回教人未必爲亂。報紙一定要逼他爲亂。我請問二館的代表人。你們這算開通民智。維持治安嗎。無論誰是誰非。全算沒理。全不夠辨報的身分。總之。土使來華。是國際交涉。如何對待。政府自有權衡。我們很不必瞎猜亂。

園

若論宗教。則各行其是。誰好誰壞。全在那裏明辯着呢。毀譽皆不足憑。

葉

若論此次的衝突。實是世間平地起風波。無故搥碎。愛國報。若是見識遠大。度量寬宏。此等來函。直可一笑置之。乃又發出王識一先生的演說。所說的又偏激欠平。是見識度量。與世君所差有限。鄙人妄加一句批語。這全是出於年輕氣淨。

話

鄙人去年曾勸北京報界。遇事存厚存察。就怕的是報界自起風波。此次調停兩造棄嫌言和。絕無親疏厚薄之分。一秉大公。實是因公起見。此次若與國際交涉無關。僅是你們兩造箇人的私事嫌怨。鄙人可就無工夫給你們二位調處了。實臣年輕。遇事量窄。仲悌先生。鄙人雖未謀面。而北京公益界中。這二年久耳其名。我們以私交論。推誠相待。全是

好友良朋。以同行論。更不可自殘同類。使局外恥笑。從此二位貴鄙人全臉。急速棄嫌言和。以後再有演說紀載。更要格外留神。泯除猜忌。鄙人得暇上京。必要請教謝謝的。兩造無論有何不洽意處。可以密賜一信。鄙人必設法調停。使燃氣順而後已。千萬不可再宣之報紙。致爲識者所笑了。

可恥哉中國之警察

(見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初三日)
(第三百十七號竹園白話報)

竹園

北京天津。在創辦警察之初。鄙人即著一演說。題目是「北京之警務真難辦」。去年冬天。見天津的警察。多有放棄責任的時候。故此又著一演說。題目是「論中國之警察」。頭一篇的結尾大意。是囑我民政部的堂官。以及各巡警局的官弁警兵。務出飯碗子去。遇事要用強硬對待法。官可不傲。飯可不吃。頭顱可不要。惟自己的責任。決不可放棄。第二篇結尾的大意。未免透點罵語。是請將全中國的警察。連民政部。統歸外國人管理。我說這話。並非不愛本國。甘心當奴隸。我也是憤極之言。昨見北京各報。紀載六月二十六日。前門大街。萬壽牌樓下。有一個騎馬的外國婦女。追擊警官。中國的警務。至此可算掃地了。北京時報上。登着一段演說。紀載此事頗詳。我把他錄下來。衆位一看。如同身臨其境一樣。也就知道彼時。中國人的難堪了。

國有國法。法不能行。就不成其爲國。國有國體。失了國體。就不可以爲國。

這兩天正是○○萬壽節。民政部外城總廳。在前門大街上。紫紅色牌樓。備置○○萬壽

竹

電燈。敬謹祝賀。對於在上。伸慶祝的歡心。對於在下。爲商民的表率。這真是尊崇國體上的大事。

加派巡官長警。彈壓一切。又派應區的委員。往返巡查。所有車馬行人。全都分出上下道來。無論何色人等。全都不準擾亂現行的章程。這也是執行國法裏的一件事情。

二十六日這天。記者到前門大街上。敬謹遊觀。並調查一切。心中很是高興。正在高興的時候。忽然聽得一陣鈴兒直響。只見成羣打夥的自行車。有從北往南跑的。有從南往北跑的。並且還要出好些個花着兒。那個樣子。逼真是羣獸奴。所有巡官長警。睡着眼睛。竟自沒有一個上前攔阻的。噯。能管商民。不能管獸奴。不能行法的地方。就是傷國體的地方。可是這還是件小事。

園

濕

話

六點多鐘。有一個某國夫婦兩人。騎着牲口。後邊跟着三個人。（兩個外國人。一個中國人）。這個婦人的馬。跑在花牌樓底下。打旋兒不往前走。一時五匹馬。來回打旋。道途充塞。常有警衛隊的隊官某君。（可是便服）。過去告以有碍交通。叫他們快走。言語稍微直率一點兒。這個婦人。聽得中國話。登時大怒。起先撒了一句中國的村話。隨即拿起馬鞭子。追着攔他的那位隊官。大肆毒打。該隊官無可如何。滿市街上一跑。好容易藏在人羣兒裏去了。守崗彈壓的巡官長警。沒有人敢上前來問一問。攔一攔。巡官的委員。應區的警官。也都躲在一邊兒。不敢過問。真有吓得三魂七魄。全都亡了的。該婦人任意打鬧。當經同行的那幾個外國人。勸解着稍微消了點兒氣。這時候。來了

一個騎自行車的。跳下車來。自稱是某國府的繙譯。問了問情由。你猜他怎麼着。（必是上前解勸一回。也配。要有這個思想。還不當歐奴哪）。他倒炸了。大噏大罵。非把挨打的那個隊官。帶走不可。並且說。要不把人交給我。總得把他的姓名說出來。或把職名交出來。好叫公使重重的辦他等語。這時候。不敢惹事的巡官長警。跟那巡查滋事

的委員。跟廳丞以下的一切官員。全都不敢答一聲兒。正在大罵不休。又來了七八輛自行車兒。（就是來向前的那一羣）騎車的跳下來。上前作好歹。一邊兒嘻嘻笑笑。罵罵咧咧。簇擁着那五匹大馬。隨隨便便。大大揚揚。悄悄慢慢的走了。

記者看到這裏。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待了半天。好容易纔緩過這口氣來。噯呀。外國人走在我們馬路上。不能叫他守我們的警章。已經就熟練的了不得啦。沒想到這個外國的婦人。竟敢毒打我們的警官。更沒想到這個不夠人格兒的歐奴。反倒架着某國府的勞力。破壞本國的警章。欺負本國的警官。又正趕這天是○○大皇帝萬壽的正日子。（正日原是廿八。既改爲廿六。廿六便是正日子了）。在鞑轂之下。竟自鬧出這敗我國法。傷我國體的事情。噯呀呀。真把我們堂堂的大清帝國。給熬發透了。

敬告外廳廳丞。民政部堂憲。外務部堂憲。我們官如果有不是。我們得責成。外國人。他們所有不合的地方。務要設法辦理。要是一點兒辦法沒有。或是糊裏糊塗。敷衍下去。噯呀。國法何在。國體何存。

竹園按。處此有強權無公理之時代。我們若是不自量力。一定要講公理。固然是自尋苦

橋。打不成狐狸。弄一屁股臊。然必待國勢強盛之後。始講公理。恐國民的膽氣魄力。日日消磨。終古無強盛的日期了。中國此時萬孔千瘡。屢被外人侮辱。東西各國人士。常有揣知我們中國人的性情好惡。專用對待野蠻的手段。待我們中國人。我們中國人。甘心忍受。不加辯駁。一來二去。就如同趕驢的打鞭一樣。驢本無過。趕驢的弄個皮鞭子。一下子一下子的抽。彷彿是消遣解悶。打慣了手兒啦。又彷彿是理當如此。習慣成自然啦。驢亦是甘心挨打。彷彿生來就是一個當然挨他打的。自古以來。亡國奴的性質。大率皆如此。不如此。亦決不致於亡國。日本人常說。高麗全圖。人人家子裏有附庸二字。高麗人附庸的思想。一百年亦刷洗不淨。噯。諸君請想。高麗人的性質如此。他們的國焉能不亡。以地面大小論。以人口多寡論。高麗與日本。不相上下。高麗背山面海。形勢優於日本。礦產參茸藥材。皮貨五穀。物產富於日本。怎麼四十年的功夫。日本成爲亞洲強國。高麗淪爲亡國奴隸呢。足見國勢不在一時之強弱。而在國人志向之高低。高麗爲中國屬藩。二百餘年。依賴性日形堅固。中國道光咸豐朝。運地糜爛。彼時高麗無自立的思想。其滅亡之禍。已在彼時萌芽了。同治初年。日本之勢力。仍與高麗無上下。高麗人仍是依賴清朝保護的心。甲午中東戰役。高麗時而依附日本。時而依附俄國。此等性情。斷無強國之一日。說到眼下。民氣消磨已盡。十年之後。恐怕連韓國二字的空國號。亦怕不能存了。

中國之土地。不爲不廣。人民不爲不衆。物產豐富。形勢天然。其受欺受侮的總病根

子。只在思想太卑。志氣太弱。上至王公卿相。下至匹夫走卒。人人有一個搖尾乞憐的習氣。某有勢力的外國人。與他相好。立刻就美的了不得。他可永遠不想自己做到有勢力的外國人那樣。就彷彿窮人望想富人憐憫似的。自己可永遠不想生利發財。寒士盼望富人提拔。自己可不想自樹自立。成到貴人地位。凡此等奴隸性質。一萬年亦立不了國。法王拿破崙常說。難之一字。乃庸人之字典中有之。凡辦事畏難者。必不是法蘭西的人。流傳至今。養成法蘭西堅忍刻苦不畏難的性質。德國當兵的。凡孤身一人出門。若在外遇事吃了虧。回營來仍有處分。若是不吃虧。即或惹出事來。當官的必替他辦去。此兵可以無罪。日本人不知甚麼叫忍辱二字。就懂得匹夫拔劍。五步之內就要見血。凡受了人的侮辱。至死必報。流傳至今。養成豪強俠義的國民。

故此欲強其國者。莫先於養民氣。其氣強。其國必強。中國人。民氣不強的原因。有遠有近。遠因。是唾面自乾之類的腐說。把國民養成膿包一樣。毫無男兒氣概。近因。是這幾十年來。我們王公大臣。文武大員。見外交不好辦。決裂一回。吃一回虧。於是改變方針。立定了一個忍辱省事。各保飯碗的主意。得忍便忍。得退便退。得裝糊塗就裝糊塗。國家大眾的事情。與我一人何干。我一出動不含糊。外國人朝我來了。革了職。丟了官。財亦發不了啦。還落一身的不是。況且這個官。也不是白來的。也是花了幾十萬銀子。打點運動來的。我若一爭強好勝。講公理。保國體。我豈不是拋了樂子自找苦惱嗎。算了吧。忍一時的氣。受用一輩子榮華富貴。又心靜。又身安。庚子年破城之後

竹

。八國洋兵強姦的。也不止是我一家的婦女。就是將來國亡家破。當奴隸的。也不止是我一家的子孫。衆位。凡是我們中國當權當位的中堂大人們。無不是如此設想。大員如此。其餘的屬員百僚。您也就更不用開了。做官的尙且如此。商民人等。更不便階生愚氣了。於是忍辱成風。各抱各人的飯碗子。不識甚麼叫團體。也不識甚麼叫天職。厚臉皮。不害羞。他心裏說。但求飯碗子不砸。外國人就是把我們○大皇帝捆了去。我。也是不多管閒事的。外國人就是把我們的土地全瓜分了。難道外國人不妥官嗎。費洋二大爺的心。您大小賞我一箇官兒做。我必盡心給您辦事的。衆位呀。我可決不是故意說這些刻薄話。挖苦我們本國人哪。假如不幸將來出了這種事。我準保必有這類人。一定是用之不盡的。國家培養民氣。如同造模子扣簪釵一樣。你造就奴隸。自然他就出奴隸。你要造就漢奸。自然他就出漢奸。你造就孝子忠臣傑義士。他自然必出孝子忠臣傑義士。我們中國是箇專專造就奴隸漢奸的國。他焉能不出奴隸漢奸呢。你們若不信。

霧

我說幾個對牌。你們聽聽。

林文忠公。燒大烟。彼時辦法雖然激烈。然林文忠公的心地。總算是磊落光明。假使當初林文忠公不燒大烟。一味的媚外優待。英法兩國。也未必不謀算中國吧。眼睜睜的越不許賣。他偏要強賣定了。禁一次不聽。禁兩次三次仍不聽。實在逼的無法。故此賭氣子一燒。人人都說林文忠公操切激變。我說五省通商之禍。絕不是林文忠公惹的。林文忠公不燒大烟。外國人也是一定要在中國伸腿的。朝廷賠英人的鴉片失損則可。賠英法

話

竹

園

靈

話

的兵費則可。我們辦事辦粗了。不能不認錯。絕不該將我們堂堂大中國的一箇二品大員。當任兩廣總督林則徐。革職發往軍台効力。輕棄大員。以謝外人。挫盡了天下英雄之氣。大員尚且如此。民人還敢向外國人講理抗議嗎。推求彼時政府王大臣的本心。也並非真有愛國心。不過自保祿位而已。自己國裏。先不講真是非。外國人焉能跟我們講是非。自己先拿自己當草芥。國人焉能不拿我們當奴隸。然林文忠公當初雖然惹禍。也未嘗不奪外國人之氣。使當初朝內朝外文武滿漢各大員。全如林文忠那樣赤心爲國。硬硬辦事。國事焉能如今日這樣糟呢。嗚呼。中國的外交。把膽子輸給人家了。全國的膽子。已被外國人吓破。雖遇有理的事情。也不敢據理力爭了。

光緒八年。崇地山(名厚)出使俄國。擅行割地立約左支襄力爭。政府仍以忍讓省事爲宗旨。彼時目前雖無事。致失去北邊主權。示弱於俄國。各國纔因而生心。於是光緒十年。遂有中法越南之戰。

中法越南之戰。馮子材劉永福。在諒山屢獲勝仗。法人已竟不支。彼時法議院。亦不以遠征爲然。我們果然堅忍半年。鼓勵將士。誓死力戰。彼時元氣未大傷。險要皆我有。法人未必即能席捲中原吧。不料三言五語。停戰議和。把個南面屏障(越南)雙手奉送給法人了。把左支襄。彭剛直。生生氣死。於是東西各國人。皆知道我們苟安畏事。輕視土地。大家可就摩拳擦掌。要想法子。分這隻太肥羊了。甲午中東之戰。起初若是實心實力的死戰。北洋海軍。軍。銳氣正盛。即或不能勝日本。也斷不致於弄到那樣結果。

竹 園 叢 話

○架不住按兵不動。敬鑒着挨打。中國的大事。全誤在遇事先拉敗架子。無進取心。嗣後德國人。無理強佔膠州。鎮守膠州青島的中國統帥章高元。電稟總理衙門。請示辦法。總理衙門。恐怕輕啓蚌端。諭令退讓。於是人家不費一槍一彈。於二十四點鐘內。截龍旗換了德旗了。若到了東西各文明國。不論勢力敵不敵。斷沒有攜帶軍裝全軍退出守地之理。我既是我們中國提督。我帶的兵。又吃的是中國口糧。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朝廷既派我守這塊地。這塊地。就是我的命。不然養兵何用呢。若是有人硬佔。我們就善退。何必派這些無用的武官兵隊呢。章高元。一見德人要求。他就理當開砲。地雖教你佔去。我們的屍骨熱血。可要全交代在我們所守的地面上。果然如此立志。德人也未必不打算打算吧。況且殺人一千。自損八百。即或章軍門部下。全軍覆沒。德人準保一兵不傷嗎。章軍之退。全由於平口氣餒。平日氣餒。全由於政府遇事退縮所養成。臨完了。不責章高元的退兵。反罰李秉衡的主戰。媚敵示弱。斷喪民氣。推總理衙門王大臣的本心。也不過為保全一身的祿位而已。

越怕事。事越多。越退後。氣越弱。越不敢多事。志氣削盡。還談得到魄力嗎。沒志氣沒魄力。空言變法維新。也不過是死人擦粉罷。

自割膠州之後。旅順大連灣。萬難保全。再加上庚子一變。中國就算一敗塗地。越敗氣越破。氣越破。越無爭力。國到了無爭力。我說句文話兒吧。亦就難乎其為國矣。二十餘年之歷史。如在目前。那一件不是因循苟安所誤哇。

前幾年一辦警察時。鄙人即力勸當道。務先振作士氣。將一切警章。隨時宣布。明白曉諭。對於外人。宜先用英文。遍示通衢。並請外務部照會各國公使。轉飭各埠領事。一體遵照辦理。蓋中國警章。係中國內政。中國之治安。即各國之治安。外國人遵守中國警章。絕不是丟人的事。不用說到外國。就說天津上海各租界。華人無論官紳商民。走到租界。有幾箇不遵外國巡捕指揮的。有幾箇不守各國工部局章程的。同守規矩。以期相安無事。不止是中國的福利。也是各國人居留中國的福利了。假使中國有匪徒倡亂滋事。傷損了外國人性命財產。請問外國人肯賠不責賠。若是不責賠。就可以不遵守我們中國的警章。不遵守我們的警章。我們就沒有保護的責任。倘不幸傷損了性命財產。不得過問我們的。倘若外國自己派兵剿辦。一入中國境界。中國即以敵兵看待。這是天下各國的通例。講不上強權不強權。對於本國人。應當預先通知照會。各王公府第。大小衙門公館。一律散發傳單。宣布警章。一面登報。一面粘貼告示。定準某條由某日實行。有言在先。不可後悔。

對內對外。布置已妥。然後傳知各局區。一體照章辦事。不畏勢力。不徇情面。我們既是警務中人。上至民政部尚書。下至當警兵的。只知道警章。不懂得情面與勢力。勇往直前。豁出功名與飯碗子去。認真辦上三兩回。警務的氣魄。自然就振作起來了。

調查完全的警章容易。訂定美善的警章亦容易。實行警章。可真不容易。故此我們中國的警章。不患不完備。患在不實力奉行。不患外人不遵。患在我們不爭。雖然說是有強

竹

國

發

話

毫無公理。果然遇上事。我們正言莊色的與他講公理。外國人無論多麼蠻。他也未必不服理吧。他即或不服公理。羞惱成怒。一味的蠻來。架不住我們按着規矩。永不退讓。你急你的。我講我的。你急一陣過去。我仍然是不放勁兒的與你說理。非把你問倒了不可。心裏有勁。不了草塞青。不苟安甯事。外國人與中國有勢力的人。未必不見了巡警就倒吸一口氣。凡事只怕根子軟。根子一軟。萬事皆鬆。做大官。當大總。最怕利害心大過了是非心。遇事不辨是非。只顧本身的利害。事情沒有不糟的。近年警務中。有一件極不合理的習慣。大家無不目為文明。怒猜是什麼呢。就是挨打不還手一語。噯。這一個習慣。可把巡警害苦了。報館每遇巡警被人毆打。並不還手。下面必加(文明)二字。實在是無理已極。巡警責任極重。他有弭亂保安之責。歐美各國的王公大臣出門。沒有不遵巡警指揮的。我們中國的貴人。雖然偶爾有不夠人格未受過教育的。他不遵本國警章。他怎麼違外國的警章呢。你要知道這類人。心目中只有用勢力怕勢力六箇字。不憚甚麼叫道理。他犯了警章。你就硬給他箇照章辦事。使他怕了。就算成功。除去怕字之外。他絕不知甚麼叫道理。他遵守外國警章。並非尊重警章。他實在是怕外國人。外國人也不是三頭六臂。不過是認真到家。始終不徇情面不怕勢力。中國巡警挨打不還手。誤為文明。這種野蠻章程。就是那腰包一類的乏人訂的。他怕巡警兵在外給他惹事。故此挨了打都不准還手的。其實中國巡警果真挨打全不還手嗎。未必。也看是誰打吧。譬如有一箇外國人。或是中國官場中的惡奴不遵警章。巡警一攔他。他上去就給巡警一箇

竹

圖

窠

話

嘴吧。巡警連手也不還。您必說(文明)。譬如有一箇拉東洋車的。硬要靠右邊走。巡警一指揮他。他舉手就打了巡警一箇嘴吧。您猜這位巡警老爺還手不還手。不還手。先還脚。上去一脚。踢躺下。脊梁上緊跟三警棍。脖子上。肋條上。緊跟兩脚。揪住辮子。揪起來。叫臉上一口唾沫。向局子裏一拉。隨走還隨打呢。不還手。您別妄想啦。把拉洋車的拉到局子去。老爺坐堂。不追究巡警打人。專責問拉車的違警章。拉車的苦苦哀告。老爺仍然不容。並將該巡警。記大功一次。不多拉。來了一個名片。原來這箇拉車的。是拉某大人某老爺某外國人的。嚶呦。可吓死我啦。我可沒打你呀。來。快給他打盆洗臉水去。派人送回。老爺隨後親身到公館。滿臉陪笑的分說分說。不知道是您的車夫。回到局子來。把該警前記大功一次。改爲記大過一次。巡警兵不可輕易打人。凡遇有違犯警章的。輕則當下指揮或勸導。情節重的。必把他帶局。聽區官發落。巡警不准擅自打人則可。若是挨打亦不還手。未免的太軟弱了。我請問。巡警手裏白晝拿着的警棍。夜間荷着的快鎗。是做甚麼的呀。警棍鎗。是爲防身的。不是爲打人的。雖然不是爲打人的。亦要把防身兩箇字。作用到家呀。譬如有一箇人。硬奪巡警手裏的警棍與快鎗。難道說巡警雙手奉送嗎。亦挨打不還手嗎。若理當雙手奉送。理當不還手。巡警可就不如不拿這根哭喪棒。拿着他亦是費累。何必多這一層呢。據此推求。可見巡警不准無故擅自打人。若遇上意外的變亂。那防身的鎗刀不棍。正是禦敵示威的器械呀。

竹

我可嘆北京萬壽牌樓下的警官。被騎着馬的外國婦人。用皮鞭子。追着抽打。警官除去一跑之外無奇策。又可嘆。旁邊若干警官巡長警兵。全都跨刀持棍。一個個並不上前禦侮。致使一個婦女。敗壞警章。使中國警務的聲名。遺臭千古。這全是挨打不還手。多事不如省事。的流毒。如此看來。則民政部可裁。警廳警局可撤。部頒的警章可燒。這羣無魄力筋骨。的警官警兵。大可以歸入戲班子。教他們裝扮馬大江海。亦可以憑着跨刀執旂。吃飯養家。何必弄些樣子貨。污穢警察兩個字呢。

前年十月。天津慶賀萬壽。有三四個某國人。在金鋼橋上。不遵警章。胡行亂走。警官指揮他們。他們不服。居然敢打我們警官。把軍帽亦打掉了。兩邊的巡警兵。看見橋上有人打架。趕緊跑過來一看。原來是四個外國人。按着一個中國警官。正在那裏亂打呢。巡警上去。不問誰是誰非。把外國人。抓住了兩個。當下拳打脚踢。打了個鼻青臉腫。那兩個亦吓跑了。後來又來了幾個警察。把警官扶到局子裏去。又將這兩個外國人。一直揪到局子裏。照直由總局而稟制台。由海關道照會該國領事。把那兩個外國人。亦送到領事署。要求治他們四個人的罪。次日過堂審訊。並將罰了的那兩個人的姓名供出來。一同被審。我們中國的各報館。亦極力的主持公論。總算是外國人藐視我們的警章。後來這位領事官。亦極文明懂理。可就那四個鬧事的外國人。照章罰辦了。假如彼時巡警不上手。必然把我們這位警官。打個半死。再遇個軟膿包的上司。擺手完事。不必深究。再不然又甚麼吃虧常在。能忍自安。如此一鬆懈。不但中國的警務。從此被外國

叢

園

話

竹

人看不起。把他們寵壞了。以後更不好辦了。望中國警務中的人。要學前年天津慶賀萬壽時的巡警。不可學今年北京慶賀萬壽時的巡警。

園

總之。此案萬不可隱忍不言。應由外城總廳。將是日外國婦人不合理之情形。詳稟民政部。由民政部會同外務部。照會該國公使。詢其此案當如何收煞。一面將是日被辱逃跑。敗壞警務聲名的某警官。以及庸弱無能。有忝厥職的一切警兵。官。一併撤差斥革。以爲奴隸心感。不盡遵守者戒。然後再用正式照會各國公使。以後不得再有此等不合之舉動。不怕就是空說。亦非使他知道我們中國不甘受。侮他們自然就互相憤恨。不能隨便一來了。此次民政部與外務部。若是忍辱苟安。觀功名做碗子如性命。吾恐怕一二年後。一國人在前門大街殺死幾個中國人。亦是大搖大擺的一走。這兇手走後。穩巧還不知是那外國人殺的呢。即或知道是那國的人。人家還有個不認賬呢。替且驗埋。然後慢慢再拿兇手。即或當下將兇手擒獲。必然沒一個敢動他一點的。磨完了。是分局送總廳。總廳請示民政部。送交公使館。公使囑兇犯回國。與也就算治了兇犯的罪了。給中國轉了面子呢。殺幾個中國人。管保他這事。不成了。殺死的人。也不過每人賞他家關三五十塊錢。我記這話。未免太不吉祥。倘若。這回事。管保一定如此結果。屢。王公中堂大人們。諸公位在萬民之上。食珍饈。衣錦繡。坐馬車。住高樓。做出事來。亦要在萬民以上纔好。若是麻木不仁。痛楚不相聞。一味的損作威福。壓制小民。則○朝廷何必設此官。小民何必謁進宮。以求諸公的保護。

話

介紹

竹

○家庭婦孺宜看之書 傳家寶全集 五種遺規 兒女英雄傳 新少

年之模範 新婦女之模範 少年進德錄 新婦女進德錄 國民模

範 兒童模範 新學生之模範 世界書局各大書坊皆有

○男女小學生 必讀之書 弟子規 孝經 教女歌 三字經 百家

姓 千字文 白話歌 朱子治家格言 中學生宜熟讀者 大學

中庸 論語 孟子 詩經 書經 左傳 易經 禮記

○不忍雜誌 息戰論 近代名人小傳 當代名人小傳 各書坊皆有

○霍亂病 預防法 及治法 請看 竹園叢話第一二六十一集

○社會教育星期報 (本埠半年二角二 全年四角 外埠半年三角五

○說 疫 每部一本 大銀二角 寄售處 (國貨售品總所

○增補瘟疫論 每部兩本 大銀四角 文華書局 民益工場

○外科十書 高懇雲先生遺著 (天津 西門內同人醫社 毛家胡同半濟醫室售

諸君欲知。

預防瘟疫法。

請快看(說疫)

選

錄

趾雲題

◀ 膏 露 痰 化 肺 清 ▶

潤肺生津 安嗽定喘

滋養血液 清氣化

痰 凡欬嗽痰喘 咽

喉腫痛 咯血吐血

肺痿肺癰 癆瘵骨蒸

噎膈消渴 舌乾口

燥 虛煩不眠等症

無論男婦老幼 服之

有皆奇效

露每小瓶大銀七角

膏每小瓶大銀四角

◉ 露 香 生 玉 古 ◉

此露氣味芳香。且極耐久

。功專散風活血。解毒殺

蟲。除垢祛溼。潤肌澤膚

。舉凡面上疥癩。粉刺。

雀斑。酒皸白屑。風熱毒

瘡。楊梅斑痕。各種疥癬

。腋下狐臭。赤白汗斑。

皮膚黑澁。以上諸症。每

於洗面浴身後。用此露擦

敷之。輕者擦數日諸症悉

除。重者頻擦亦可漸愈。

若兼用本室之古玉生香藥

其效力尤速。

每瓶大銀二角

◀ 所療診度叔丁東路西宮昌文角城北西津天慶售總 ▶

所品售貨國路馬北處售分 室醫慎敬號三里安泰界租法

局書華文棧梨界租法

場工益民市商津天

天津敬慎醫室丁叔度醫例

中醫內科 婦科 小兒科

門診時日

每日早九點至十二點 在西北城角文昌宮西本診所候診

門診脈金

大洋四角 三角 二角 量方而為 悉聽尊便

出診時限

延診者 請開一詳細住址條 註明姓氏 或附一尊名片 或託一介紹人 務於上午十二點以前掛號 並銀號金 過午不候 (夜半延請者不應)

出診脈金

城箱內外附近 一元二角

日 法 英 各租界 第一二特別區 河北金鋼橋至新車站 河東陳家溝子一帶 北大

關至大紅橋 英租界營場河外各莊里 三義莊 小劉莊 下瓦房 以上皆貳元二角 河

東郭莊子 旺道莊 復興莊等 以上皆二元四角 (以上皆車資在內)

△通信處

天津西北城角文昌宮西大馬路南 口路東敬慎醫室丁叔度診療所

天津敬慎醫室謹啟

秘製消核膏

結核一症多由濕痰火鬱
結於筋絡之間非肌腠皮膚
淺顯之可比故消之不易破
則難愈也嘗見項下瘰癧乳
上結核以及遍體流注如蠱
如李之氣核痰核一經潰破
膿水浸淫竟有百治不效數
年不愈延成痼疾因不敷
者蓋由於初起時多不介意
語所謂養癰貽患者是也此
膏乃本醫世傳秘方百試百
驗凡遇上項諸症但保未破
即能治之初起者貼之即消
年久者亦能漸消小貼藥
之後忌氣惱房事並烟酒助
火動痰之厚味起居處所宜
避風濕

每包大銀一角

紅 色 蜜 藥

此蜜藥乃本醫室選料
秘製 屢試屢驗者
專能生肌定痛 消腫
解毒 治開水滾油一
切燙傷 火藥轟傷
烈火燒傷 金刃跌打
磕碰損傷 手足凍傷
敷之皆有奇效

每盒大銀二角五分

◀ 總售法界泰南天處三號敬慎醫室 西宮分售處梨棧文華書局 東路北馬路度國貨售所 ▶

選 錄

嗚呼法

(見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第五百三十八號社會教育星期報)

補 卷

現在的中國。還要談「法」。真正是極人間不要臉事。記得紅樓夢中。鴛鴦罵他嫂子有句話。「住了你們的什麼嘴罷」。

八十三天的缺。畢竟該補多少次。還要拚上老命的瞎鼓搗。寡婦嫁人。越次數多越臉皮厚。不能不說是中華民國的奇恥。然而這叫「法」。

什麼選的先生們。一碗飯喫了十四年。還不死心。你們升官發財以後。大約許久不回故鄉了。破工夫請到你們原來產生的地方看看。成了什麼樣子。亦該發現一點天良。然而這亦叫法。而且是「法桶」。

中國人至死不悟的迷夢。都以爲國家喪亂。什麼亦不怨。只怨法之不良。翻來覆去。永遠在一箇法字上弄懸虛。以爲一日法我之法。自然天下太平。這還是自命法治派的迷夢。至於借法騙飯的更不足論。

「牛糞包狗矢捏成餃子樣兒亦改不了味」。現在談法的。都是在包子餃

竹

子的樣兒上打吵子。你捏成包子。他又捏成餃子。其實依然是牛糞狗矢的材料。世界上所有的法。中國已經試驗遍了。總統制幾天。內閣制幾天。政黨制幾天。混合制幾天。臨時一陣子。正式一陣子。正式又臨時。臨時又正式。你亦造法。我亦造法。聯省的有法。統一的有法。委員會制有法。獨裁制有法。五花八門。真教看者眼亂。尤奇的現在靜聽礮聲。且待下回分解的時間。又要談什麼內閣制。還要什麼責任內閣。真是希奇。現在是什麼玩藝的政府。責任二字。對誰發生。依我說。稍微安靜一會。聽礮聲向那面來再說。

糞

不如痛痛快快。打開天窗說亮話。索性比一比誰強誰弱。最後的勝者。一屁股坐在新華宮內。亦不用選。亦不用推。誰不服就揍誰。小名兒愛叫什麼叫什麼。總統亦好。執政亦好。張獻忠的祭文。各有各法。放箇屁亦是法。大家遵守。這箇幹法。還不失為英雄好漢。而且甚合中國人的脾氣。絕不是說笑話。果真如此。或者還要比現在安靜一點。請問一般武力統一的先生。那一位不想作這箇夢。

話

竹

我看見「天禍中國大法陵夷」等等的通電。由不得就惡心一陣。中國人還有法嗎。什麼不許說。何必一定要說箇法字。中華民國。教你們鬧到這步天地。亦該對着鏡子。照一照自己的嘴臉。看看還像箇東西不像。苦於說不出什麼來。只好奉勸一句。住了你們的什麼嘴罷。（十二月九日京津車不通楊村北倉在戰事中北京各報發表新內閣名單時）

國

消弭革命黨八策

（見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六月十二日
第二百三十七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丁寶臣

叢

去年五大臣出洋。考查政治。在前門車站。忽然出了炸彈子的危險。幸爾辦的鎮靜。不致於釀成大亂。株累無辜。新近安徽巡撫恩新帥。又被一箇姓徐的道台用槍打死。險些兒劫了軍械。雖把這姓徐的當場拿獲。立即正法。這個事體。總算可慮的狠。怎嗎。露出來的革命黨有名姓。有數目。暗藏著的革命黨。可是沒有數目。也許幾千人。也許幾萬人。幾十萬人。幾百萬人。明的可查。暗的難防。安徽巡警學堂的徐道台。

話

竹

國

最

話

既然蓄志革命。又安知京內外大小官員中。沒有革命黨呢。又安知學堂裡軍隊裏。沒有革命黨呢。一味的姑息。也是養癰。一味的嚴查。也是激變。從中又不可避免的連累好人了。就是用人防範留神。也是猜疑日深。越猜疑。越不相信。必致上下離心。況且臧官惡吏。滿布二十二省。百姓們視官如仇讐。各省水旱偏災。又是接連不斷。人心思亂。草木皆兵。不必革命黨倡亂。其勢有個不能不亂。○○朝廷就是天下一道哄小孩子的上諭。各省大吏。就是派兵搜拿。全是白饒。拿獲一個革命黨。又多生出十個革命黨來。督撫大員。以及親民之官。要是不掏真愛國愛民的心。還是一味的用壓力。瞪眼就殺人。再不然舞文弄墨。專用刀筆字眼。陷害忠良義士。吾恐怕安徽巡撫被刺的惡劇。各省全要接連著演出來了。到那時候。所有平日受官剝削。被官殘害。飲恨終身的好國民們。必然是聞風響應。一齊上手了。

古人說。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又說官逼民反。可見國家的喪亂。全是由官釀成的。然而這個官。是誰委派的。是誰簡放的。可又不能不

責備政府了。果然先從上頭不貪贓不賣官。舉賢任能。自然大法小廉。本正源清了。

有好政府。纔用好督撫好司道。纔有好州縣白官。有好親民的官。自然就民無冤獄。天下太平了。誰無身家。誰無性命。斷沒有憑空無故。樂意革命造反一說。所有革命的造反的。入外國籍的。出洋不回本國的。入外國教的。以及關東的□□。我敢說全是○○○皇家逼出來的。那位說。○○○皇家怎麼會逼民造反呢。我說○○○皇家。不重懲貪贓枉法的大官員。使內外大小官員。目無法紀。玩視民瘼。驕縱日恣。目小民如魚肉。如土芥。倚劣幕衙役如心腹如爪牙。官官相衛。拿著民脂民膏。當成應享獨得的利權。小民無論受多麼大的委屈。也不准說話。告上狀。是解回原省。罪加一等。叩閭。是衝突儀仗。杖一百徒三年。有冤無處訴。有錢就做官。有勢就欺人。無勢就白死。雖有不共戴天的冤仇。一沒錢沒勢。就教你控訴無門。飲恨終古。民怨日深。官可是吃歡翫樂富貴榮華。民越苦。官越樂。民越少。官越多。民越窮。官越富。只

竹

要有門徑有銀錢。會運動。會巴結。不怕是個目不識丁的統袴子弟。或是箇窮凶極惡的無賴子混星子。或是箇腦滿腸肥的大渾蟲。或是箇狐兔走狗的一派人物。全能夠官至一品。位列三台。或任封疆。或當權要。有才幹。沒門徑。就是品學兼優。才堪大用。也是潦倒終身。這樣的用人。這樣的行政。中國焉能不亂。中國焉能不死。那位說。實行立憲。可能消弭革命之禍不能。我說實行立憲。也消弭不了革命的禍亂。怎麼。頭一節。○朝廷的諭旨。是最沒人信的。以後無論說得多們好聽。也是白說一回。決不能取信於民的了。第二節。是官途中習氣太深。壞根子太深。改官制。改官體。用的人還是那一班人。弄到歸期。不過是改箇名目而已。與存亡大局。絲毫無補的。

話

叢

圖

消弭大亂。挽回危局的法子。就是個乾綱獨斷。大殺特殺。
(第一策)。請○皇太后○皇上。率王公文武大小官員。親謁○太廟。對天明誓。從今日起。永不喜歡孝敬。永不賣官鬻爵。用入行政。真心一秉大公。賞功罰罪。真心無偏私無假借。是日准各國官商以及

竹

中國百姓觀禮。不必闕門閉戶。對天明誓之後。即布告天下。與民更始。
（第二策）。以後無論王公巨勳。內外文武大員。尚書侍郎督撫提鎮。如有驕盈跋扈。植黨營私。賄賣差缺。剝削民脂。巧立名目。位置私人。媚外固位。護短庇官。不恤人言。不求民隱。尅扣兵餉。浮冒侵吞。一經訪實。立時削爵革職。殺無赦。仍查抄其私產。充作國民捐。

園

（第三策）。以後欽差大臣。奉命查辦事件。或大員的委員查辦事件。如不認真查辦。或受賄徇隱。專以查無實據。掩飾遮蓋者。殺無赦。仍查抄其家產。充作國民捐。

叢

（第四策）。京內外以及各省。承審官員。承審案件。並不虛心秉公聽斷。但以賄賂定曲直。甚至殘忍暴虐。濫用非刑。抑壓良善的商民。一經訪實。立時殺無赦。仍查抄其家產。充作國民捐。

話

（第五策）。大員私恩授受。互爲黨援。排擠忠良。濫保劣員。一經訪實。無論多大職位。立時革職殺無赦。仍查抄其私產。充作國民捐。

（第六策）。京內外以及各省捕盜官。妄拿無辜。栽贓誣良。貪圖功賞。

希邀憲歡者。一經查實。殺無赦。仍抄家。

（第七策）。各省關津稅卡。欺詐鄉愚。任意苛捐。病商害民。一經訪實。連委員帶司事巡役。全殺無赦。

（第八策）。京內外以及各省。大小衙門。書辦衙役。門丁稿案。轎夫車夫馬夫。以及經紀牙行。地方保甲。如有舞文弄弊。訛詐良民。借案敲贓。勒索規費。成羣結夥。倚官仗勢。聚賭窩賊。顛倒是非。一經訪實。殺無赦。

我獻此八策。並非狂妄激烈。實在是愛惜我們的祖國。但求○○○皇太后○○○皇上。乾綱獨斷。不姑息。把內外權要大臣。擇其欺朦最工。最跋扈。最營私的。殺他五六員。把各省司道府縣。擇其最害民的。每省殺他十數員。京裏各部司員書吏。擇其最把持無心肝的。殺他十數員。再把各省最害良善的贓官蠹役惡霸刁紳劣幕。每省殺他數十人。每省派兩位暗訪。訪實了就殺。搗不過半年的亂。殺不過三千人。准保立時撥雲見日。重觀光天。民怨雪釋冰消。吏治立見起色。天下

竹

園

章

話

竹

太平。四海乂安。革命黨就是來了。也沒有帮手了。碰巧百姓們怕流離失所。還須捍衛國家呢。

如以此八策。爲狂妄。爲激烈。仍如往日的因循敷衍。掩耳盜鈴。調劑私人。朝三暮四。吾恐怕四萬萬好國民。不出二三年。不愁不全成了革命黨。彼時搗亂豈止半年。殺人豈止幾萬。蹂躪豈止幾省。終歸是骨肉自殘。隣人得利。革命黨敗。中國也大亂。革命黨勝。中國也是瓜分。何如我○○皇上乾綱獨斷。消患於無形呢。不但各國起敬。萬民歡騰。管保中國的大局。立時轉危爲安了。除莠方可安良。這是定而不可移的至理。不然我們中國。必然日見其亂。一天比一天糟。糟到無可糟。仍然不免大亂。就好比歪斜的大牆。快塌的房屋。今天堵上根棍子。明天砌上一箇垛子。越堵越砌越歪斜。工錢花了不少。事情費的不小。一陣狂風暴雨。終不免。轟隆隆。嘩啦啦。噯呦呦。嘻嘻嘻嘻。

法部主事等呈請內閣代遞書

(見官統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一千)
(八百四十二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

蘭

報

話

呈爲堅定君主立憲政體以靖人心而弭全國禍亂呈請內閣代奏事主事
等竊自武漢事起禍延海內民黨要求愈逼愈甚始而假託政治之改變繼
則實行種族之革命終則威逼君位大張北伐逕窺神器南京總統之立彼
儼然一政府矣與北部已成敵國之勢我 皇上本公天下之心不私君
位 明降諭旨中外咸欽 盛德然世非唐虞欲行揖讓臣非湯武妄言征
伐是誠天下之大惑也竊恐共和未成而天下從此大亂矣瓜分之禍近在
眉睫自八月十九日迄於今已四閱月政府之失策一誤於武昌可下而不
下再誤於南京應援而不援三誤於承認鄰國之干預四誤於和議之遷就
所幸京師鎮靖黃河以北衆志成城故反對南省共和者如出一轍人心北
向亦以 帝位之在故也近聞王公諸臣有俯從民黨之意改就共和逼
讓帝位是使天下人人有總統之想俾全國分崩離析生民塗炭一敗而不
可收拾者皆此遜位之一議召之也及今救危之策旣已籌定餉精正宜照
會各國遵照萬國公法不得干預鄰國內政一俟和議期滿卽行開戰弔民

竹

伐罪以奠全國之安危則天下幸甚主事等為維持天下人民秩序安全以圖恢復起見非敢言忠愛謹就管窺略貢愚忱伏乞代奏我

皇上聖鑒

謹呈

主事何賓笙 郎中陳棣堂 小京官英 德主 事者 年

主事趙 宣 員外郎趙廷璜 小京官喻尊銘 主 事致 祥

法部 主事鄒大魯 員外郎顏紹澤 郎 中文 謙 員外郎鶴 年 謹呈

主事世 珍 小京官桂 森 員外郎毓 秀 筆帖式永 通

主事張文煥 小京官陸榮鈞 員外郎成 治 錄 事王懋寅

存社徵詩揭曉

(見民國十四年十二月第五百)
(四十五號社會教育星期報)

韓補菴先生主課

今兵車行

第一名 猩 囚

今之兵車全無車。抓車公例宜鄉閭。老農埋輪積薪下。束縛驟馬藏地

話

篇

園

竹

國

叢

語

廬。大索真如盜賊破。橫被笞撻不敢噓。有時袖金亦可贖。只能解還牛與驢。良駒剪尾列破隙。主人拚死不割愛。自隨車馬從軍行。千里遠出盧龍塞。爺孃妻子望眼穿。鄰里鄉黨皆惋慨。今之兵車殊無兵。臨時招募多流氓。慮者愈寡逃者衆。沿途拉夫民益驚。今之兵車無帳棚。人之安宅兵是盛。武裝願借鏡臺照。寶劍插入花瓷罌。珍珠粒米喂軍馬。籠煙香烈燒棟蔓。主人箱篋莫須動。軍人體面公且清。去後封識真未啓。箱篋發背如空城。今之兵車無輜重。隨處人民出軍用。人民枯槁無脂膏。剝皮削骨爲兵俸。吁嗟乎中國古代兵民原不分。唐始募兵別爲軍。徵兵時期民自苦。募兵時期民自欣。不圖世界之變真叵測。募兵害比徵兵亟。兵本與民不相干。今民避兵避不得。婚姻菟絲附女蘿。田園禾稼粘螟蟊。兵不衛民翻病民。民都病死兵誰因。其何能淑載胥溺。坐視神州全陷淪。兄弟鬩牆力攻伐。胡不一視東西鄰。

苦役哀拘役也

狸 囚

方事之殷。運輸是急。有叟被拘。年已六十。使之引車。與馬同繫。袴帶

竹

中折。臂下墜褶。股不得開。手不得拾。驅策使前。涕零如汁。彼其童子。遺腹之孤。偶出里巷。適當拉夫。童子被拉。膽壯氣粗。其母聞之。似失掌珠。匍匐奔視。泣跪牆隅。營門有人。荷戈叱驅。

真誠上訴。天應泣情。不得令好戰者讀之。寫實處。可作兵禍史讀。苦役一章。直追三百篇。乃覺廣微補亡。僅畫西子之貌耳。

左忠壯公事略

(左公素奉清真教) (陳冀州先生來稿)

直隸總督奉天將軍會覆國史館左○○事蹟清冊

咨覆事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准 國史館移會准

禮部文稱內閣抄出光緒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李鴻章奏統兵大員力戰陣亡請旨優卹一摺記名提督廣東高州鎮總兵左寶貴久歷戎行卓著勞勩此次進援朝鮮在平壤接仗力疾血戰奮不顧身已受重傷仍在砲台督隊旋因胸前中鎗陣亡實屬忠勇性成深堪憫惻左寶貴著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議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加恩予

竹

園

錄

話

謚入祀昭忠祠所有戰蹟及死事情形宣付國史館立傳並准於立功省分建立專祠該總兵子嗣幾人著李鴻章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用示褒揚忠烈之至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知照前來查該員係何省何縣人由何項出身並歷任升遷各年月日及生平戰功事蹟暨子孫幾人現係何官傳內均需詳載本館無憑查考相應移會貴部堂希即飭屬逐款查明分晰年月詳細聲覆過館以便纂輯此係欽奉

特旨之件幸勿遲延可也等因查故鎮左寶貴駐防東省垂二十年事蹟戰功卷冊俱在相應查造詳冊咨覆請煩查核

故鎮左寶貴字冠廷山東沂州府費縣人性直爽貌魁梧咸豐六年年十九投効江南督標直隸副將江德慶下初入伍時主將壯其貌使隨門旗居前兵刃既接旗者中礮顛故鎮前執其旗衝鋒入大隊從之獲大勝主將以其越伍將罪之復壯其氣拔爲隊長由是以奮勇名八月以攻克烏江賊壘賞六品功牌復隨攻試姬橋七星塔連受槍傷驗列頭等九年以由揚州軍營衝圍赴六合大營投遞 欽使和攻守機宜無悞賞外委十年七月以克復

竹

國

衆

話

僧道菱塘等處賞藍翎八月經兩江督部薛賞把總飭回江北招勇回營即派管帶六起勁勇駐防寶山十月以攻燬羅店賊卡獎五品頂戴十一月擊斃援寶山賊首剝取繡龍黃馬褂擢千總換花翎同治元年以諸翟華漕解圍擢守備八月以二次固守寶山擢都司二年七月以援解蒙城縣圍隨同斬擒苗沛林擢遊擊三年十月以堵剿揚防並克復金陵以遊擊留山東並賜獎武金牌一面四年正月以督隊衝鋒不避艱險借補直隸固關守備旋奉僧忠親王調派管帶忠勇營五月解嘉祥縣圍右手傷五年正月蒞守備任六年奉派帶河間練軍防河山東旋回直追剿擒匪七年推補天津鎮標中營遊擊擒匪蕩平加副將銜十年調補廣平營遊擊十一年中原捻匪甫平士卒歸伍惟熱河之朝陽毗連奉天地方遼闊一時東荒馬賊四面蠶起時提都傅都統崇檄故鎮統所帶古北口練軍馬隊星夜馳往探明賊匪由賓圖王旗沙坨子窺擾朝陽遂督隊截擊擒獲賊匪出一赦什布等十四名而匪首周振升吳振英等糾集餘匪意圖劫犯復追擊於奉省之林家窩舖斬獲匪徒二十餘名手刺匪首周振升於蘇家店并生擒吳振英等十五名

竹

國

震

話

遂於波波屯及法庫門等處拿獲匪首莊垣潰等及悍賊劉洛戈大等十餘名而著名匪首王江王海等自哈力套改老巢出據奉省招蘇河喉其匪黨出攻我軍下馬格鬪兇悍異常故鎮身先士卒奮勇直前立擒首逆王江等三十餘名即時攻下賊圍獲其馬匹器械槍礮無算並將著名逆首莊洪太購線擒獲東荒一帶肅清當馬賊之初起也實窺邊地遼闊空虛無備始而劫掠既而豎旗旬日之內合成大股縱橫殺虜勢甚猖獗少縱即逝火將燎原而故鎮奉檄迅追東撲西擊未及三月先後斬擒匪徒五百餘名首要殲盡巢穴焚傾當事喜其盪平之速捷報上聞即以副將摺加總兵銜由是知名東省光緒元年尙書故將軍諡文勤崇奉命出關知故鎮熟悉邊情請以所部練軍馬隊與俱當是時奉天吏治廢弛盜賊紛逞隨在糾黨劫掠抗拒故鎮初抵奉即剿平湯溝之匪一時匪黨皆竄依大東溝木匪宋三好宋三好者始因伐木墾荒互相爭利後則負其險阻設卡收釐十餘年滋蔓日甚屢入邊內燒殺搶劫蓋以大東溝夾山倚海遠在邊陲前阻潮溝陷甸馬步難施內樹木城多設槍礮復於沿海口岸預泊快船敗則遠颺自巨匪

高希珍等由海洋島遁入賊勢愈張將軍崇日擊時艱力清邊境檄故鎮統其所部益以奉天捷勝管八旗馬隊會同天津鎮總兵陳濟清分路進攻復命故鎮先馳靉陽邊門擇要策應匪徒聞風故設疑陣分爲三股牽制我軍時陳鎮濟清由上游繞出賊前節節兜剿斃賊多名追至土門嶺遇伏受困勢甚危急故鎮飛軍衝入東邊西決力解重圍匪徒驚惶無措死力潰奔遂陣斬匪首高希珍宋允導等並悍賊二百餘名生擒匪首宋雲和王受山等三十餘名我軍乘勝追殺陣斬匪首宋三好於紅石砬子時鎮海湄雲兩輪船駛截海口直逼賊巢各軍合力攻破賊築長圍及所立木城賊巢悉數焚燒是役也統斃賊匪八百餘名解散脅從二百餘名一時大東溝歷年積匪三日之內殲掃無遺捷

聞詔以總兵記名並賞給鏗色巴圖魯勇號東溝旣平東南一帶人心震懼罔敢蠢動惟邊外東北之廟兒溝猶有金匪宮四一時遺孽多往附賊氣復織兼之沿江產金日少江東一隅不足贍其黨恐將及復糾餘匪渡江而西先發以圖復逞將軍崇以其地逼近興京復飭故鎮馳往剿甫出邊賊即遁

追之過江焚其廟兒溝老巢且追且戰由五道江至八道江時有斬獲於二道江叢林內搜擒匪首宮四其餘匪首無一幸脫奪獲器物生畜不勝計惟自頭道江至八道江林木叢深並無村鎮休息之所故鎮督飭兵弁冒雨疾馳忍飢力戰卒將通溝內外股匪殲平俾藏奸無地邊境全清捷聞詔以提督記名並賞白玉翎管白玉搬指大荷包小荷包等物以示優異而奉天東邊開邊之政藉以次第布施矣自是以客軍駐防奉天每有奸民陡起卽時撲滅銷患未萌商民陰受其福若奉旨懸賞嚴拏積年巨寇之趙西來亦經擒獲正法全境實賴以安至六年古北口練軍調回將軍岐奏留統領奉軍並總理營務翼長由是始專統奉軍歷經將軍岐以操縱得宜才堪專閫保將軍慶以營務嚴肅謀勇兼全保直督大學士亦以勤明忠實驍果耐勞曉暢軍事謀勇兼優保先後奏入均以提督總兵記名奏而廣平遊擊之缺始開故鎮自是益加奮勉十五年十二月擢受廣東高州鎮總兵例請入見署將軍定以其在奉有年經手事件緊要請暫緩報可十七年秋故鎮奉差南下一時熱河朝陽教匪起事將軍裕先派其所部奉軍隨盛字營總統豐陞

竹

圖

報

話

阿援剿一面電調故鎮差次接電音即附輪船由旅順登岸六日之內馳千餘里由彰武台門出邊會合各軍身先進擊先敗其衝陣之賊連下賊圍五處並其岸老巢先後殲斃教匪一千餘名復於白塔二十家子擊斃一千餘名擒斬賊目張洛師梁魁楊月春楊少師張浩等其首掠貝子府之楊汰平刀明齋保山等亦皆擒獲朝陽教匪肅清捷 聞賞穿黃馬褂並頭品頂戴二十年正月初一日太后六旬萬壽推恩 賞戴雙眼花翎是年四月奏以東之靖邊五營歸故鎮整練是年五月倭人肇衅擾我東藩 詔趨各軍進兵朝鮮平壤奏請令故鎮率其所部由東邊進防時奉軍散處各隘故鎮星夜調集遂於六月二十三日督師東下十日至平壤會合各軍始欲進扼黃州以圖迎擊未及起隊而倭人將數萬人環攻平壤各軍分路迎勦故鎮與豐陞阿合軍設伏獨當由江東北來大股及城川來攻之萬餘人我軍奮力齊進倭兵退敗追勦數里擒斬二百餘名槍斃無算倭人復由龍岡分道回攻我軍內外夾擊立斃千餘獲大勝時八月十三日也次日丑刻倭兵復喉大隊越山而來我軍分段堅守各選精銳游擊倭兵抵死不退槍砲對施連

竹

園

叢

夜達旦越日來攻愈急時故鎮所統奉軍三營礮台峙立城北倭人遞攻不卻意圖盡力北城故鎮督趨兵弁盡力血戰復力疾親踞礮臺開礮夜以繼日至十六日辰刻忽中兩槍猶復裹血指揮復中砲洞胸登時陣亡時年五十八歲此後平壤失陷忠骨因之難尋當經大學士直隸總督李具實入奏立沛恩施有加無已統故鎮忠勇性成起家行伍轉戰南北疊著戰功自調防奉天統領馬步各營整頓地方勤辦盜匪聲績卓然並心存利濟見義勇爲若救荒助賑築壩開渠諸善政無不襄成卽惜字會牛痘局育嬰堂棲流所同善堂諸善舉亦皆一力經營始終不懈實爲東方諸將之冠其弟左寶賢左寶清先後在直隸鄭家口奉天法庫門等處勦賊陣亡今故鎮復以血戰捐軀同產三人俱死王事一門忠義實堪敬憫有子三人俱在幼穉且其久宦外省生平事蹟本籍無案可稽無從造報理合代爲查覆統希 貴館查核以備立傳

一箇學生的日記

(見第三百八十四號)
(社會教育星期報)

補 菴

十二月(一日)爲校長問題開大會一日。(二日)職教員赴部索薪休課。(三日)星期。(四

竹

園

最

話

日) 爲某省水災籌賑演新劇於某公園。(五日) 演新劇。(六日) 休息請假。(七日) 參與某種請願赴新華門。(八日) 爲請願畢游行示威。(九日) 休息放假。(十日) 星期。(十一日) 明日與某校賽球豫備放假。(十二日) 在某校賽球。(十三日) 休息放假。(十四日) 職教員又赴部索薪休課。(十五日) 本校十周紀念日放假。(十六日) 有一部分同學攻擊某教員開會一日從事調停。(十七日) 星期。(十八日) 某國博士來京開歡迎會於東車站。(十九日) 豫備考試休課。(二十日) 豫備考試休課。(二十一日) 考試。(二十二日) 冬至節放假。(二十三日) 考試。(二十四日) 星期。(二十五日) 雲南起義紀念放假。(二十六日) 考試。(二十七日) 考試。(二十八日) 考試。(二十九日) 年節放假。(三十日) 年節放假。(三十一日) 星期。

記者曰。此今日最風平浪靜之學校也。一月三十有一日。星期五。節慶三。紀念日二。考試及豫備日七。其餘各日。皆所謂(活的)教育也。讀書識字奚爲哉。

記者又曰以如是之教育。而猶乞靈於偶像的考試。考試誠多學矣。使我爲學生。亦願加入廢止考試之運動也。

記者又曰以如是之學生而寫日記。當係未入學校時。或曾誤於讀書識字之(死的)教育。是以積習未忘耶。不然。胡以能書。則不得不爲之致惜曰。美哉猶有憾。

娛樂問題

楊錫類

吾國社會。太乾燥無味。故種種不良行爲。於是蔓生。感焉憂之。不得不提倡娛樂。以

竹

敬此乾燥無味之中國社會。娛樂爲何。雜遝數種。他可就各人自己選擇。

佈種花草。選讀書籍。閱看報章。學習音樂。畜養禽鳥。學唱歌曲。野外寫生。練習書

藝。參觀集會。結社集會。遠足旅行。遊覽名勝。探訪親友。練習運動。社會調查。上述種種。或個人實行。或家庭實行。他如團體合作。尤深得合羣之真義。其他種種不良習慣。自易遠而他去矣。有不信者。真試爲之。(楊錫桓癸亥冬季旅行途中敬贈)

論中國革命黨之罪惡

(見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來稿
(天津竹園報第四百四十二號)

自革命之說興。上下驚疑。日無寧晷。某處亂事之初起也。曰。革命黨爲之也。某處軍械之緝獲也。曰。革命黨爲之也。一若舉吾中國各行省中。莫不有革命黨之踪迹者。嘻。異哉。中國之革命黨。何其多也。雖然。豈無故哉。吾嘗讀西史矣。泰西諸國革命之禍。皆發生於政治問題者也。初非糾集黨與。以殺人掠財爲事者。論其勢力。蓋足以連合人民。推翻政府。爲非常之舉動。此法蘭西之革命。所以爲世界歷史上之一大紀念歟。

乃返而讀吾中國之歷史。數千年來。曾無一事之與西史相合者。蓋彼

話

盡

國

竹

我之政教習慣。各有不同。吾歷代之君主。又無甚暴甚虐之政令。使人民有不堪。人民亦何仇於君主。故革命之禍。不當發生於中國。其理然也。自西籍之東來。日增月益。其間譯者學識不逮。好爲勉強牽合之辭。直以洪楊之已事。視同泰西之革命。復贊美而附會之。所以惑人者深矣。

園

以此之故。近數年來。中國各省。若粵。若閩。若湘。若蜀。先後發難。其主謀者。大抵倡言革命。自詡文明。迨迹其所爲。又無非殺人掠財。旋起旋滅。無以異於盜賊。故一地方之有亂事也。則亂地人民之財產性命。莫不受直接之損害。即全國人民之財產性命。亦莫不受間接之損害。其罪惡之大。以視髮捻。殆加甚焉。乃竊假革命之名。以自掩飾。至有通才碩學之士。偶惑於一二書報之謬言。輒爲亂黨進謀策者。此又最可太息痛恨者矣。

語

傳聞此矣。皖省兵叛。復以革命爲詞。其竄擾練潭鎮天寧莊桐城一帶者。先後約數百人。沿途搶掠舖戶。至於婦女首飾。亦復搜括一空。並有

劫奪宿洲地丁銀兩之事。(按此係十月二十八九兩日之舉)。嗚呼。革命黨之舉動。願如是哉。

况乎各國革命之舉。各因其時。中國今日爲何時乎。十月二十一二兩日。十二時之間。我○○○大行皇帝○○○大行太皇太后。先後賓天。噩耗宣傳。人心哀痛。朝野上下。無不爲國事滋戚戚焉。洎乎○詔立嗣君。繼承大統。並舉賢王。監理國政。中外悅服。毫無間言。凡在臣民。方於痛悼國喪之中。屏息斂足。以觀賢王輔治之功。祝皇圖之永固。丁斯時也。爲臣民者。詎可越分犯法以逞其異志哉。由是言之。中國革命黨之毫無意識。已可概見。其糾衆倡亂也。不惟擾害地方之治安。爲全國人民莫大之公敵。即關於政治上之進行。亦徒生其障礙。此其罪惡。尤不可恕。爰著茲論。以普告我國民。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竹

園

叢

話

竹園叢話第廿一集

(中華民國十五年
四月初五版)

丙寅年三月初版

每本實價大銀幣貳角五分

著者 丁竹
出版者 天津敬慎醫室
印刷者 天津新懋印書局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
 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
 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
 。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
 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
 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
 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
 。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
 王請勿疑。
 (孟子)

(北京寄售處)前門外觀音寺寶宴華樓民益工場

(天津寄售處) 西興大角
 廣興大角
 南馬路
 河北大馬路
 法租界梨棧大街
 北洋第一商場
 單北門
 西北城角
 社會教育辦事處
 晚報工社
 國民貨售品場
 國華書局
 文華書局
 文生鏡邊公司
 江東書局
 秀華齋南紙局
 文元書局

00502